

# 人生

第七卷 第三期

目錄

|              |                  |     |
|--------------|------------------|-----|
| 社評           | 評緬甸企圖組織佛教國家聯盟    | 本社  |
|              | 佛教報恩主義與中國文化復興    | 張廷榮 |
|              | 我皈依了兩次           | 陳德麟 |
|              | 從紀念太虛大師說到佛陀的全知全能 | 唐湘清 |
| 講說           | 信佛與不信佛有什麼分別      | 黃雲  |
|              | 佛說阿彌陀經講記         | 心悟  |
| 人生專題         | 漫談人生問題           | 念生  |
| 專著           | 關於靜坐法門總答各問       | 蘇邨圃 |
|              | 佛教與其他            | 謝鳴皋 |
|              | 唐相國房融在粵筆受首楞嚴經翻譯考 | 羅香林 |
| 少欲是去苦致樂的根本辦法 |                  | 含虛  |
| 散文           | 到菩薩面前去           | 程觀心 |
|              | 愛護動物             | 木訥譯 |
| 故事           | 故事新說             | 新陽  |
| 遊記           | 環島之行             | 東初  |
|              | 參加宜蘭縣巡迴佈教記       | 慈仁  |
| 長篇連載         | 釋迦牟尼佛傳           | 摩迦  |
| 佛教要聞         |                  | 記者  |

人生雜誌社發行

# 評緬甸企圖組織佛教國家聯盟

最近緬甸總理達金勞訪問北平後，也許受「中共」米湯的麻醉，回仰光後，即開始秘密活動籌組佛教國家聯盟。其動機何在，不難思索！

大陸淪陷後，「中共」第二個侵略目標，即在東南亞，只因東南亞情形複雜，一則是英法殖民地剩餘勢力尚在，一則佛化民族先天具足，佛化思想，外來邪說，不容易侵入。「中共」看清這一點，於一九五三年即想利用佛教關係向東南亞佛化國家滲透，乃發動擬與東南亞佛化國家組織佛教協會，首遭泰國文化界反對，因此「中共」無法向東南亞滲透。韓戰結束後，乃積極武力援助越盟侵略。泰國與高棉首遭越盟威脅，曾計劃籌組佛教反共聯盟，保衛東南亞佛教，乃遭法國反對，未能實現。越南被瓜分後，自由國家眼看東南亞形勢將不保，乃由英美澳等八國組織東南亞防禦公約，這是明符其實的反共集團。今日東南亞雖在共匪威脅下，但軍政經濟各方面已與自由國家結合一起，可說已奠定東南亞和平基礎。今日緬甸政府以彈丸的小國，居然想獻媚於「中共」組織佛教聯盟，其親共欺？其反共欺？某日華僑日報論分析得最清楚，請看：

「緬甸總理達金勞自訪問北平回仰光後，不久即密令其駐高棉、泰國、南越、泰國各使節，向各國當局試探籌組佛教國家聯盟。各國的反應如何，外間雖不得而知，但不久即有高棉王詩努哈訪緬，泰國實力派領袖警察總監乃砲上將也曾便道過仰光訪問達金勞，據說都是為了商談籌組佛教國家聯盟問題。」

佛教在東南亞各國，有如基督教在西方，及回教在中東一樣普遍，這些國家的人民，不僅人人都信仰佛教，並且每一男子，到十二歲都要入廟作和尚三年，連皇帝或元首都不能例外，有此同一的虔誠信仰。當此世界動亂的時機，這些國家要聯合起

來訂結防守同盟，從文化、經濟、軍事任何一方面看起來，都是必要而且比較容易。兩年前，當越共軍侵入寮國時，泰國方面曾經有此主張，但立即遭到法國的盡力阻止，和緬甸當局的冷淡所擱置。

事隔兩年，佛教國家的聯盟又舊事重提，當然，而今是時勢轉移，首先是法國給越南一邦的完全獨立，它們都已訂結同盟的自主權，再加上當年對此一同盟最冷淡的緬甸，今日反而變成了主動，這些都是此一同盟有成功希望的重要條件。

可是我們要仔細分析一下：今日緬甸所主張的佛教國家聯盟的目的和兩年前泰國所主張的旨趣已大有出入，當日泰國主張團結佛教國家是阻止共黨向東南亞進侵；今日緬甸提倡聯盟，是要在共黨侵略陣營和自由世界反侵略陣營之間獨樹一幟——建立所謂中立集團。

東南亞各國人民——連達金勞和尼赫魯在內，都有一種奇異的想法，他們總覺得高鼻子藍眼睛的西方人是可怕的，尤其是當西方人對他們有所贈與時，他們認為這種贈與便是將要統治他們的先聲，所以多不敢接受，在他們的眼光中，東方人總比西方人好，中國人更會和任何國家的人和平相處，更奇怪的是他們把俄國也算作東方人，把中共看成中國人，把美國硬派作和當年的英法帝國主義一樣。老實說：在他們的心目中，認為共黨的侵略還不如西方人的可怕。

中共對東南亞人民這種心理早就想利用，原先是想通過尼赫魯來組成中立集團，但國共黨太蠢了，尼赫魯親共的姿態也太過份了，一直沒有組成，據說這一次達金勞訪平，中共曾經對他有一「和平共存」的保證，並且給了他一個重大的使命——組成中立性的佛教國家聯盟。

據接近達金勞的權威人士透露，這一組織，在表面上並不親共，相反的，也是對外阻止共黨進擊

，對內相互防止各國共黨武裝越境，這在表面上看起來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反西方而遠離美國。窮、是這些國家普遍的現象，也是共黨發展的溫床。拒絕美援使這些國家更窮，也就是間接加強共黨發展的機會，如是進一步和中共通商（緬甸已經和中共訂結了通商協定）。這就是組織佛教國家集團的陰謀。

佛教國家集團的組織能夠實現嗎？首先是泰國之間的累世仇恨，加上近年來很多不愉快事件，兩國之間是很不容易竭誠合作，泰國七百年史上都是受緬甸侵略，緬甸獨立後泰國人不得不提高警覺，近年來，吉仁叛軍的接濟和南邦邦反共軍的支持，緬甸都歸咎於泰國，其實泰國人也未必同意緬甸共的開門揖盜政策，唇亡齒寒，一旦緬甸變成了赤色政權，泰國受到的威脅更大。

誠然，泰國是想與緬甸密切合作，但目標是共同防共而不是親共，緬甸越境炸燬泰國鄉村事件的和解，泰國願意不索取任何賠償，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但緬甸要泰國和它一樣的拒絕美援和中共通商，却是做不到的。雖然泰國會拒絕美援和中共空軍的協防，但在經援和軍援上，泰國是歡迎的，他一旦泰國失了美援，米和木材的出口沒有補貼，他便將無法和緬甸米、木材爭取世界市場。

高棉和泰國這些年來，對泰的關係比對緬甸密切，雖然這兩國和泰國之間在歷史上因為國境有許多不愉快事件，但近年來已多半化除，高棉王在兩年前想脫離法國的控制，不逃到仰光而逃到曼谷，從這一點便可以看出其間的親疏關係，以後，泰國會以武器一批援助高棉建軍，兩國又以鐵路聯運。更看出泰、高之間是親近的，佛教國家集團的組織是各國都有此需要的，但由緬甸領導主持，成功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尤其是「中共」想使這一組織變質的陰謀，泰國各國是不會上當的。

我們希望東南亞佛化國家，要清醒，要認清事實，今日世界誰是侵略者？誰在保障和平？誰是邪說？佛教主要的精神，即是與邪說勢不兩立。佛教主張慈悲和平，人道精神，安定世界永遠和平。邪說以殘暴侵略，不人道主義破壞世界永遠和平。鐵一般事實擺在面前，猶想組織中立集團，保障佛教，無異痴人說夢，當自食其果，不在遠矣！

# 佛教報恩主義與中國文化復興

張廷榮

一、從慈母愛喚回人心之誠明恭敬。四十三年又過去了！四十四年的元旦又來了！佳節思親，人的常情，尤其在大陸淪入鐵幕尚未收復的今天，我們想到大陸年邁的父母，想到大陸荒涼的祖墳宗祠，都沉淪在最苦難的人間地獄中，這時我們更能體會到遠離父母的心情，這一心情，是從人生最現實之當體，所激發出之一念，這一念，就是誠明恭敬之心，從父母之愛的激發，確使中國文化復興力量，得一真落實處，真受用處，真着手處。

念佛三昧寶王論說：「移敬就慢，均父母於平人，逆之甚也，移慢就敬，均平人於父母，孝之大也。」今天我們想就從一念孝親之心，啓發人心之深切痛悔，使當今卑俗，奢浪浮華漠然之人心，有一轉還，有一猛省後之清平。

刻實說來，宗教精神，道德規範，實為中國文化所從而悠久之主導，儒家最顯明處，為人生道德之規範，佛教最顯明處，當為宗教之信力，（當然亦包有道德及最透徹之哲學）儒主以孝治天下，而佛更對父母祖宗之恩，為無量無邊，儒以道德之誠談孝，佛以宗教之誠談孝，佛儒圓融，便見人子對親之生身，對親之亡魂，對生與死，均有一最週善之安頓。此更見儒佛對中國文化之契機處，容和處，適切處。

二、佛說父母恩的深長意義。佛在「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中有這一段故事，就是他率領徒衆走往南行的路上，忽然看見路邊堆積着一堆枯骨，這時佛就向這些枯骨，五體投地，恭敬禮拜，阿難尊者很覺奇怪，佛告阿難，「此一堆枯骨，或是我前世祖先，多生父母，以是因緣，我今禮拜。」

對慈母養育子女之苦，佛特別提出：「生男育女，認為天職，每生一孩，賴乳養命，乳由血變，每孩飲母，八斛四斗。」在出生母腹時的苦，更是難受，「倘兒決為五逆之子，破損母胎，扯母心肝，踏母跨骨，如千刀攪，又髒似萬刀攪，如斯重苦，出生此兒。」「身心俱悶絕，流血似屠羊，」對於父母恩的同等深厚，佛也有指示：「父母恩深重，顧憐沒失時，吐甘無稍息，咽苦不皺眉，慈母像大地，嚴父配於天，覆遇恩同等，父娘恩亦然。」這把父母養兒育女之苦，透徹的說出，凡是為人父母的，想已有了此感吧！現時雖為人子，將來亦為人父母，這種苦痛，也是一定要經過的，父母為了兒女，受無量苦，所以兒女要孝親，這是天經地義，這是佛儒提倡孝順的同樣意義。

三、母愛的偉大。人間的愛表現於人生最真切而又永恒者，當為慈父愛其子；其愛是無限量的，無條件的。在剛生下孩兒時，一生已開健，歡喜倍加常。在生後養育時，一母願身投濕，將兒移就乾，兩乳充饑渴，羅袖掩風寒，息憐恒廢枕，甯弄纔能歡，……「到孩兒長大了，又發生

了人生最難受的一件悲痛，那就是離別，所以常是「子出關山外，母懷在他鄉，日夜心相逐，流淚數千行，如猿泣愛子，寸寸斷肝腸。」母愛是這樣偉大無垠，為兒女者應如何圖報親恩呀！

四、親恩難報終須報。當時佛講到親恩之深時，阿難即「痛割於心，垂淚悲泣，」問佛報答的方法，佛也一再分別解說親恩難報，並指出七大比喻，現只列舉一個比喻在下面，就可知親恩之難報了。佛說：「假使有人，左肩擔父，右肩擔母，研皮至骨，穿骨至髓，遠須彌山，經百千劫，血流沒踝，猶不能報父母深恩。」親恩這樣難報，但人子之情，所由而出報親之心，正亦至為真切。佛當時開示報恩方法是：書寫此經，讀誦此經，懺悔罪衍，供養三寶，受持齋戒，佈施修福，能如此，就有諸佛，常來慈護，就得使生身父母，得生天上，受諸快樂，離地獄苦（以上均見「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又寶王論云：「故梵網經云，六道衆生，皆我父母，孝名為戒，良在慈焉，觀六道為當來佛者，父母之說尤近耳。」這種父母之恩德之深，這種人子報恩的方法，都是通徹三世，都是安善安頓了父母的生前死後，都是使為人父母者，得有安頓，使為人子女者，亦得有安頓，更由現生父，推及於過去父母未來父母，以至於六道衆生，皆我父母，這是佛說孝親之道，這是真正宗教家實行孝道的方法。

五、孝德擴展在未來中國文化之自然動力。上面說過，中國文化德量之深厚者，孝佔最重要力量，今共匪佔大陸，對孝德則摧毀盡淨，進而使子圖爭其父，殺害其父，使女圖爭其母，殺害其母，或使父不親愛其子，母不親愛其女，正因父母愛子女，是無條件的，是不惜犧牲的，所以愈迫其不愛，而其愛更深，正因子報親恩，亦是無條件的，不惜犧牲的，在其一念明察，感悟圖爭殺害父母為大逆不道時，亦必轉而愈愛其父母。所以古人有「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此人性之真情，此中國文化之底蘊。我們要復興中國文化，我們要拯救喚醒這一代的人心，我們要建設人子佛教，都當在此父母不得親愛其子，兒女無法報答親恩之人生頭問時期，開出宗教之活力與方法，為人生現下和今後孝德擴展的路向。我以為隨親同在，則為親服務奉獻，並勸多求佛菩薩護佑，使父母有宗教作為精神的安定力；未隨親同在，則恭敬虔誠，默祝佛菩薩為之護佑，並自砥礪品德外行，均不貽父母如己之父母，使內而延醫診治，一面懇念彌陀，求瘡傷早愈，業障全消，親歿則追荐亡魂，懇求超生樂土。

人人皆有父母，人人又皆為人父母，人人皆為不己之慈母愛與報恩感，相互承綿，相互反映，實人生行誼最重要吃緊處，實文化力量真發處，實大乘佛法救世救人最著實處。筆者冀從孝道以喚回人心之誠明恭敬，進而使孝德在宗教上得到徹底安頓，而擴大，以為興教復興之一原動力，以為中國文化復興之一原動力。





# 佛說阿彌陀經講記

觀志·演慈·明宗記

心悟法師講於新北投法藏學社

## 一、淨土法門的契機

今天我們開始講的這一部經，名字叫做「佛說阿彌陀經」，這一部經是阿彌陀佛淨土法門的三經中最重要的一部。所謂三經，就是：「無量壽佛經」、「觀無量壽經」和今天我們講的這部「阿彌陀經」。平常說的淨土三經，就是指的這三部經。在此三經中，要算「阿彌陀經」的經文比較短，意義也比較明白，同時它所指示的實修的方法也比其他二經簡易殊勝。因此，它在三經中特別受人重視，傳誦，而成為淨土法門的主要經典。

在我國佛教中，凡是出家的佛弟子，幾乎沒有一個不會背誦阿彌陀經的，即在在家的信眾中，至少也有十之七八會背誦的，如說此經名，那更是無人不知了。於此，我們可以想見此經流傳的普遍了。

然而，有些不會認識本經義理的殊勝，法門的超特的人，因見本經文短而易明，不加重視，甚至更以本經為「奶奶經」，這實在是非常錯誤！其實，本經不但是三經中的主要的經典，同時也是整個佛教中佔地位最高的經典，本經會受六方的恒河沙數諸佛出廣長舌相普讚為「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如從這一點看，本經的殊勝實是更超過一切經典的！這是聽講本經所首先要知道的。

流傳在我國的佛教，向來分有八宗，這八宗固然是各有其獨特的勝義，各有其契機性，然唯有彌陀淨土法門的義理最為殊勝而易明，因此，其所契之機亦最廣。第一就時間方面說，其他各宗在其初創之時，雖有其一度興盛之氣概，但傳不多久，有的便漸歸沉寂不傳，如俱舍、唯識、密宗等；有的雖能代傳不絕，但其氣勢亦形衰替，如天臺、賢首、禪宗等。獨淨土宗從慧遠大師倡導以來，不但代

傳不絕，而且其氣勢是一代比一代興盛，弘揚的人亦一代比一代多，念佛的人更一天比一天加多。其次再就空間方面說，其他各宗多有區域性，唯淨土法門沒有區域性，遍行全國。你看：中國的佛教徒有那一個不念阿彌陀佛的？中國的寺院菴堂有那一家不念阿彌陀佛的？豈但如此，中國的民間又有那一個不知念阿彌陀佛四個字的？我們走到任何一個鄉間去，沒有一個鄉間的小孩子見到我們不念一聲阿彌陀佛的。小孩子尚且知念阿彌陀佛，那更何況大人？由此，可見阿彌陀佛的名號是如何的深入民間，如何的深植人心了。

再看現在本省各地所新創的佛教弘法道場，有那一處不是提倡淨土法門的？這種叫什麼蓮社，那裡叫什麼念佛會，我們只要顧名思義也就可以知道了。即是不叫什麼念佛會和蓮社的，也一樣是提倡淨土的。今日凡是佛教道場，無論做什麼佛事，幾乎沒有不念阿彌陀佛的。還有一件更令人感到希奇的事，就是我看見各處寺院當集會念佛的時候，信眾都無常踴躍的參加，有的地方都嫌佛殿太小，容不下那些由各地懷著虔誠之心而來參加念佛的人，可是念過佛之後，就是告訴你他們還有法師講經，他們也沒有多大興趣聽，有的還是要回去的。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她）們認為念佛是佛教徒應做的修行的事，他（她）們念過佛後精神上就感到了一種滿足與安慰了，因此，他（她）們覺得再不需要其他的了。由這一事實，更顯得淨土法門在今日契機的深廣了。

我們講佛法或學佛法，是要講契機學契機的佛法，惟有這樣，所講的和所學的佛法，才能得到實用。隨機施教，應病與藥，就是說明這個。基於這個原則，如上所說，八宗佛教中，惟淨土法門是今

日最契機的佛教，所以我現在要和大家先研究這個淨土法門。然此淨土法門是依三經一論（往生淨土論）而成立的，而尤以本經為主，所以我們今天先來研究本經；這便是我們今天開講「阿彌陀經」的意趣。

## 二、淨土法門的殊勝

上面說過，在佛教各宗中我們所以要先選擇淨土法門來研究，是因為淨土法門是今日最契機的佛教，然而淨土法門還不但如此而已，它並且是佛教中最殊勝的佛教！若單契機而不殊勝，那將落於平凡，不值得研究與弘揚，譬如東西一樣，那個東西若單合我們的胃口而營養却太差，那我們將感到它是美中不足，勢將不願要它，更不願意替它宣傳，叫人人都要它。必需那個東西是既合胃口，又富營養，這才顯得它的可貴，值得我們替它宣傳，叫人人都要它。學法弘法也是這樣。我們現在所以覺得淨土法門的可貴，要研究它，弘揚它，就是因為淨土法門是既契機，而又殊勝。所以我們講過了淨土法門的契機後，要接著再講淨土法門的殊勝，以顯得我們的研究淨土是更有其意義的。

整個佛法，浩若煙海，但歸納起來，不出五乘，那五乘呢？就是：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這五乘就攝盡了全部的佛法。乘是車乘，有從這裡往那裡的意思，同時乘又必然是前進的，活動的，而前進、活動，又必然是有理想有目標的。這意思就是說，佛法如一部車乘一般，我們的心如能依佛法而進行而活動，佛法即能運載我們到達我們理想的地方。所謂人乘，即是以完善的人間為其運載的理想目標，所謂天乘，即是以美善的天界為其運載的理想目標，所謂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即以聲聞果位、緣覺果位、佛陀果位為其運載的理想目標。這五乘法是各有其一定的對象的，即人乘以人為對象，天乘以天為對象，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即以聲聞、緣覺、菩薩為其對象。唯獨此淨土法門無一定的對象，而五乘人都可

以是它的對象，所謂「三根普被，利鈍咸收」，上智如文殊，普賢，皆願生極樂；下愚如愚夫愚婦，亦可念佛往生，此淨土法門真可以說是釋迦牟尼佛從五乘法中另開出來的一種最圓滿的法門，連池大師說此是佛陀對衆生的「更錫殊恩」，誠爲萬分確實！

以上是說淨土法門能廣攝衆機的殊勝，現在再說一說淨土法門藉佛力的殊勝。佛法是令人離苦得樂的，但離苦得樂並非單求理論的說明即可達到的，是要從正確的實踐中才能完成此項理想的。所以佛教是重實踐的宗教。佛法中實踐的方法很多，歸納起來不外兩種：一是靠自力的，一是靠他力的，靠自力者難，靠他力者易，故龍樹稱前者爲難行道，稱後者爲易行道。他說：「佛法有無量門，如世間道，有難有易，陸道步行則苦；水道乘船則樂。菩薩道亦如是：或有勤行精進，或有以信方便易行。」淨土法門便是靠他——佛力的易行道，由此道而行，比難行道自在而更快速的達到目的地——離苦得樂。我們自力薄弱的衆生，對於佛陀特爲我們開闢的這條易行道，如何可以自誇已力而捨此不行，偏要以難爲貴，而結果是自陷苦泥呢？

現在有一種人，你說他是靠自力的修行者嗎？其實他一點也沒有修，只是自高自大的在說瘋狂話而已，然而他却要斥罵真實依從淨土法門修行的人是「沒出息」，「自卑狂」，在我看這種人才是「沒出息」的可憐者，將來受苦的多是他們哩！譬如有一個人要從北投到臺北去，一人乘車而去，另一人則自誇力強而步行，他斥乘車的一人爲「沒出息」，但結果乘車的一人已經到臺北把許多事情辦好又回到北投來了，而步行的一人還在往臺北的路上走，這到底是誰「沒出息」呢？再譬如：有兩個人讀書，一人是虛心誠實，從師受學；另一人則貢高狂妄，自以爲力強要自學，且斥從師受學者爲「沒出息」，但結果前者在一小時內即可瞭解一篇文章，而後者却要花上一天的時間，傷透了自己的腦筋，然而對於一篇文章所瞭解的程度還沒有前者的

高，這究竟誰有出息，誰沒有出息呢？

我們要知道：修淨土法門所謂靠「他力」，並非說自己什麼條件都不要，完全依靠佛力的接引，這是錯誤的！實際上所謂靠「他力」，還是以自力爲主，佛力不過協助而已。要是你不深信，不發願，不念佛，佛雖是慈悲有大力，也是不能接引你往生極樂世界的。我們要想藉佛力接引往生極樂世界，必須自己先努力具備信願行三資糧方可。這是以自力感他力，以他力助自力的，譬如從師受學，師雖然肯爲你講解助你成學，但還是要靠你自己專心聽講，努力學習，方能完成所學。念佛求佛接引亦是如此。

現在我且說一個事實，以證明這淨土法門靠佛力殊勝的不虛。有一位與高曼寺來果老和尚打同參的禪師，名字叫什麼我可忘記掉，他在有名的雲峯住茅蓬，專修禪功三十幾年，自己以爲工夫很高，而福建的一般僧俗也都相信他的禪功很好，可是在民國卅二年他要死的時候，禪功對他卻不能有一點幫助，他想藉禪定之力脫身而去，但無論如何脫不了，到此，他才感悟到自力的不夠，於是就向他的弟子們說：「我的禪功不夠，自己要走不走了；我現在要求佛接引往生西方，你們都助我念阿彌陀佛聖號吧！」於是他的弟子就助他念阿彌陀佛，他自己也閉目一心的念，不到十分鐘，他便微睜眼睛再度向弟子們說：「佛已來接引我了，我走啦！」他就這樣簡單而容易的去了。

三十幾年的修禪，不如十分鐘的念佛，此依他力的淨土法門是何等殊勝呀！

雖是這樣，但修淨土的人却不可誤會，以爲單念佛求淨土就好了，不必發菩提心修菩薩道的，如果這樣，也是錯誤的！我們要知道：淨土是培養大力菩薩的聖地，並非給自了漢逃避現實的地方。所以修淨土的人應作這樣的想法：我一方面念佛求生淨土，一方面要發菩提心救度衆生，就是：難求生淨土，而不忘度生；難度生，而不捨求生淨土。說清楚一點就是：求生淨土原是爲度生的。這話怎

麼說呢？就是說我們的本願是要盡未來際度生的，但因知道自已尚非聖人，恐心有餘而力不足，不能成就所願，所以發願念佛求生淨土，以便充實自己的力量後，再來廣作利生之事，以完成所願，故說求生淨土原是爲度生的；這是我學淨土義理的人所應知道的。不然的話，以爲求生淨土是個人的求脫苦，那真要被龍樹菩薩斥爲「是憐弱怯劣，無有大心，非是大人志幹」的人了。

### 三、總釋經題

#### 「佛說阿彌陀經」

前面已經把淨土法門的契機和淨土法門的殊勝以及我們所以要先來講這部阿彌陀經的意思都說過了，現在我不再在經前討論其他的問題，還是開始講解本經正文吧。

依向來講經的習慣，在開講某一部經的時候，都是先講解它的題目，然後才講解它的正文。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爲我們佛經的題名，大都是可以概括全經的意義的，講解了經題，也就等於說明了全經的大義一樣。古人曾把題字解作頭的意思，說我們要瞭解某人是忠是奸，是賢是愚，祇要看他的頭部五官便可以知道了。經題也是這樣，我們瞭解了經題的意義後，全經意義的大部分也可以知道了。因此，講經之前要先釋經題。這是一種很好的方法，我們現在也就依此方法，先來解釋經題吧。

本經的經題叫做「佛說阿彌陀經」，這經題的六個字，含有「通題」「別題」「能說」「所說」四部分。「經」之一字是通題，凡是佛說的法都叫做經，經是佛法的通名，所以叫做通題。「佛說阿彌陀」五字是「別題」，因爲這五字唯是本經的名稱，其他經典不能叫做這個名稱的，所以叫做別題。「佛」是能說的人，「阿彌陀」是所說的人。「佛」是娑婆世界的教主，「阿彌陀」是極樂世界的教主，能說所說皆是位登極果，悲化群生的大聖，本經法門的殊勝，於此可知。

上面僅是就經題文字上的分析，現在再說到它

的意義。「佛」，本是大覺的通稱，但在這裡我們一看這個字就無疑地知道是釋迦牟尼佛，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這個世界上祇有一位釋迦牟尼佛，更沒有其他的佛；所有的佛經也都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更沒有其他世界的佛來說過，因此，我們一見到這個通稱的佛字，就直覺地知道是教主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為什麼稱做佛呢？因為他證悟了人生宇宙的真理，達到了大覺聖者的地位，所以叫做佛。佛，是梵語的簡稱，其稱應是佛陀或佛陀耶，義譯為覺者。覺是對迷說的，迷是眾生；教主獨破了無明的迷網，而完成了真正的大覺，所以稱為覺者。但覺者究竟是什麼？其內容如何？這是需要說明的。

佛陀所覺悟的是一切法的真理，這一切法的真理是什麼？就是世間與出世間的因果道理。用佛學的術語說，世間的因果道理叫做「苦集二諦」，出世間的因果道理叫做「滅道二諦」，合起來說，就是佛教有名的「四聖諦」。這四聖諦是佛教的根本道理，一切教義不出此範圍。這就是佛陀覺悟的道理和內容。

然而，這還祇是說明佛陀自覺的一面，尚未盡佛陀覺悟的全體。佛陀的覺悟有三種：一是自覺，二是覺他，三是覺行圓滿。自覺是顯明不同於凡夫，凡夫是昏迷不覺，佛陀是已獲大覺的聖者。其次，覺他，是顯明不同於二乘聖者；二乘聖者以自覺為滿足，缺少大悲心，不肯以自覺的道理去開覺一切眾生，而佛則不然，雖位居極尊，而大悲心切，仍倒駕慈航，常入惡世教化開覺一切眾生，令反妄歸真，同入究竟的解脫城。至於覺行圓滿，則更顯示超越自覺而又能覺他的菩薩，因為菩薩雖能悲智雙運，上求下化，但因尚未圓滿，果尚未滿，還未到極尊的地位，而佛則因圓滿，超九界而獨尊，故稱覺行圓滿。因此佛的覺者，實應稱為「無上正覺者」。

我們瞭解了佛的意義後，就是不看佛教的經典內容，也已可想見佛教的偉大與崇高了。因為佛教就是教人成佛的，教人行成佛之事的，佛的意義既是「無上正覺者」，則教人達成此「無上正覺者」的佛教，當然是最偉大最崇高的！然而社會上有些不解佛的意義的人，竟把佛與神作同樣的

看法，以為神也就是佛，佛也就是神，因此，也把佛教當做神教，這真是莫大的錯誤！神是由為人不善而下墮的；佛是由人精修智慧悲行都達到最圓滿的境地而完成的，佛與神何啻天淵之隔！

佛的意義已說過了，現在再講「說」字的意義。「說」字在古書上多作「悅」字講，所以「說」和「悅」的意義是相通的。因此，古來的大德解這佛「說」的說字多作「悅」字的意思，這確是很有趣味的解釋。

「說」為什麼解作「悅」的意思呢？悅，是心懷的暢悅，說，是道理的說明，前者是存諸心，後者是達諸口，二者有其因果關係的。譬如我有道理存在心中，一旦得有機會宣說出去，則心懷必感無限暢悅。以因（說）明果（悅），故以說字作悅字意解，這就是一般心理上說的。

佛是以說法度生為本懷的，若一旦有可度的眾生機緣成熟，可以大法濟度他的時候，則佛便大宣法音，而暢所懷了。如單約本經講，佛早已有了開此念佛往生的最勝法門，以廣度一般眾生之意，然以機緣未至，宜之無益，祇好存在心中；現今機緣成熟，便把它和盤托出於眾生之前，教令依此而行，於是心懷大悅，這便是以說作悅字解的意思。

然而講起「說」，並不是一回簡單的事，不是你若要說就可以隨意而說，我要說也可以隨意而說的，要說，是必須要具有能說的條件才可以的。不然的話，那是不要想開口的，譬如一個沒有學過佛法的人，他雖想講說佛法給人聽，但終於是不可能的。而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佛，他所以能够隨機說法，無所障礙，這是因為他具備了充分的說的條件的原故，這條條件是什麼呢？就是「四無碍辯」。

是法無碍辯，法就是一切法，對於一切法的名字，都能分別通達，無所留碍，一法能演無量法，無量法能收歸一法，這叫做法無碍辯。二是義無碍辯，義是一切法的義理，對於一切法的義理，全能分別解了無碍，一義能演無量義，無量義能收歸一義，這叫做義無碍辯。這二者是說法者必具的內在條件，是後面第三「詞無碍辯」所表達的內容，是第

四「樂說無碍辯」隨機施教的材料。這法義二無碍辯是四無碍辯中最重要，所以我們學佛法的人，對於這法義二無碍辯，應認真專心的研究！何謂詞無碍辯呢？詞是言詞，這言詞是各地方不同的，臺灣有臺灣話，福建有福建話，廣東有廣東話，江西有江西話；乃至中國有中國話，外國有外國話，對此殊方各各不同的語言，都能通達暢說無碍，叫做詞無碍辯。這詞是說法的第一工具，如不善於言詞，縱使能通法達義，也祇能存之於心以為己利，不能宣之於外以兼利他。譬如有一個美國人來我們這裡，我們很想講佛法給他聽，但以不通他的話，終于不能開口。而佛能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故能普攝群生。何謂樂說無碍辯呢？能隨眾生各各不同的根性，隨眾生各各不同的樂聞，而自在無碍的為說適其根性，適其樂聞的法；他是大根，就為他說大法，他是小根，就為他說小法；他是好略的，就為他說略義，他是好廣的，就為他說廣義，這就叫做樂說無碍辯。佛具足了這說法的四種條件，所以能隨機施教，成無畏說，所以講「說」並非一回簡單的事。我們知道了說法是如此的不易，就要更加努力地研究，學習！

或者有人要問：一切經典都是佛說的，為什麼大多數經典的題名都不用佛說二字，只有少數如本經却要用佛說二字呢？我們要知道：全部佛經並不是都由佛一人說的，不過以佛為主或為印證而已。譬如：華嚴經，有文殊、普賢等諸菩薩說的；楞嚴經，有觀世音、大勢至等諸菩薩說的；般若經，有須菩提、觀自在等說的。總之，經是有五種人可以說的，就是：佛、菩薩、天、仙、化人。因為其他的經典，多數不是由佛一人獨說的，或有菩薩參與說的，或有天、或有仙、或有化人參與共說的，因此其他經典的題名大部分都不用「佛說」二字。現在這部「阿彌陀」經，除佛一人說外，別無他人說一句，為顯唯佛所說，無他人共說之故，特提出「佛說」二字以為揀別，這就是本經特加「佛說」二字的理由。

# 漫談人生問題

念生

## 十四 利害不是良知

有人說：「人的趨利避害，也是不學而知，不是算得良知呢？」我說：良知是是非，不是利害。利害有兩種，一為當前的利害，如飢思食，渴思飲，觸寒而求暖，執熱而求涼，有人說即是良知，我不謂然。我以為這些事都是身的關係，不是心的作用，是生理的需求，不是心理的判斷，所以不是良知。二為推論的利害，何以得飲，何以得食，何以得暖，何以得涼，則必須學而後知，所以也不是良知。上節引書經所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利害是人心，是非是道心，人心不全壞，所以說危，道心不易覺，所以說微。例如渴思飲而汲泉，飢思食而炊粟，是人心合於道心，未為不善；渴思飲而殺生取血，飢思食而殺生割肉，是人心不合道心，就是亂於欲蔽於私了。朱子語類說：「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乃善也」。中庸章句序裏也有這話，確極中肯。陽明會駁朱子，乃是吹求學問，當於另文討論。現在要說的，良知以是非為主，利害即原於是非之中。若捨是非而言利害，必致以利害代替是非，使良知隱而不見。就是人心為主道心微而不見。在這個情形之下，本為趨利避害，實則成先利而後害，或小利而大害，或名利而實害，不能達到趨避目的。我可以在現通俗文字裡舉出一個榜樣。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第一九六期，曾有一篇題為「孩子的困惑」的文章，現把它引載在下面：

「每天早晨上小菜場買菜，總是煞費心機，又要經濟，又要可口，還要求營養。是一天病後，口裏不是味兒，提着籃子在菜場走來走去，不知買點什麼菜時，忽然遇見鄰居柴太太，她剛買了一串田雞，見到我走來就笑嘻嘻的說：『今天田雞肥呀！這一串太多了，我們兩人分好不好？』」

「不吃，滾開」。賓說。

「也好，我正愁不知買什麼呢？」可是我猛然想起立兒有一天從學校回來吃飯時對我說過：「媽媽，我們可別吃青蛙，老師說的，那是益蟲」。所以就猶豫起來，只好說：「算啦！我不會殺呢？」

「我來殺好了，殺好平分」。

「那，那不太好意思了，算啦，算啦，謝謝您」。

「沒有關係，大家都是鄰居呀！」

在柴太太的一片盛情下，我只好答應了，心想小孩子不過說說罷了，也許早就忘了呢？

淘好午飯的米，我就看柴太太殺田雞。把綁好的田雞，先放到盆裏，再把頭一剪掉，然後鬆綁，那群無頭青蛙，痛苦的在水中跳來跳去。柴太太說：

「把頭先剪掉，就跳不出來啦！」

說完就由頭部用剪刀一劃，兩個指頭一捏，一件綠皮順手剝下，露出裏面白肉，田雞還在四肢亂蹬，之後就輕輕的在肚子下面一拉，五臟一起拉出，用剪刀再剪去四脚。看她殺的真是又快又利落，可是當我看見盤子那個已剝好的田雞，猶在蠕動，真老大不忍。

不久立兒放學回來，坐在桌旁，一眼瞧見盤子裏的田雞，帶着驚訝的神情問：

「媽媽：這是什麼呀？」

我正想騙騙他，不料賓却先開了口：

「青蛙，你吃嗎？」

「青蛙」？立兒嚷起來：「我不吃，老師說的，那是益蟲，不應該殺了吃」。

「胡說」。賓沈下臉：「小孩子知道什麼？」

「不，我不吃」。立兒咕嚕着嘴，也賭起氣來

吧！我看父子倆要鬧僵，趕緊出來解圍。但立兒並不想妥協，他緊緊着小臉，默不作聲的走出去了。

等我炒好蛋去尋他，他已走了。

隔日下午，我上街買布，在歸途中恰巧碰到立兒的教任老師，她微笑着對我點頭。接着沉吟了會說：「黎立前天下午上課時，精神似不大好。經我再三詢問後，才知道他和他爸爸為吃田雞吵了一架。並問我說：到底田雞是不是益蟲？」

「是呀！沒想到，小孩子認真的很呢？」我很難為念的說。

「不過，這倒是一個教育上的問題呢？」她似乎很遺憾的說着：「兒童教育一定要家庭與學校配合，否則就很難收效了」。

「您說的對極了」。隨後我們又談了幾句閒話，便分手了。

我要趕回家去找孩子，一路上我在無限迷惘中，想到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不能配合時，所可能產生的後果，不覺一陣陣面紅耳熱。

現在對這項敘述，加以批評。作者深深慨歎家庭教育，不能與學校教育配合。其實這種教育，就是陽明說的「動於欲，蔽於私」，家庭不與學校配合，固然無效，即或家庭與學校配合，也難收效；即或收效，僅有造於一部的物，而無補於全部的人。這話怎樣解釋呢？首先由作者本身說起她看了剝好的田雞，猶在蠕動，老大不忍。請問這個不忍，是因為田雞是益蟲而不忍呢？是不論其為益蟲害蟲，看了這種情形，都覺不忍呢？我有一個朋友，他曾吃蛇，看了蛇剝去皮，猶在蠕動，老大不忍，吃不是益蟲，而人的不忍，並無區別。我敢代作者答復，不是因其為益蟲而始覺不忍。這個不忍之心，不關係發財升官，沽名釣譽，而只是發於天性，本諸良知，虎吃羊，貓吃鼠，決沒有這項不忍。這就是孟子說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作者不能為君子之存，而尚未澈底作到了庶民之去，如由此一念，擴而充之，就是務賢作聖之

基。而作者偏偏不這樣想，他要與學校配合，分析益蟲害蟲，建立了人類本位的狹隘思想，認為應該不殺，對害蟲在所當殺，人事的利害愈清，天性的是非愈混。對害蟲因其害而殺之，固無所謂不忍；對益蟲因其益而不殺，也不是由於不忍；不忍之心既亡，即無良知可言，功利主義的教育，正在向這條路上走，以消滅每人不忍之心。看來以不違反良知，實際是與良知背道而馳的。兒童良知未喪，充備具萬物之一體之仁。成人告訴他不應該這樣作，只有一部益蟲，可以加以保護。兒童得了這一份的允許，慰情聊勝於無。記得我受過這樣教育時，恨不得天下動物，都是益蟲。現在這篇文章裏所謂困惑的孩子，因為是田雞肉而不吃，若說他恐怕吃了這個田雞，影響禾稼的收成，那纔是見鬼的話呢？他只是認為父親與老師都是成人，你們成人不允許對一切動物，表現仁慈，本是說得清清楚楚的事。現在竟連這一部仁慈也取消了，是如何的背信自私！因此一怒而去，再問老師田雞是不是益蟲，使他無可答覆。請問全國小朋友，我這個推測對與不對？兒童的良知，雖然這樣的難於消滅，但在教育方面，以利害代替是非，是逐漸可以使之消滅的。尤其關於解剖生理物，製造標本，使他們親手把活生生的動物，凌遲處死，並且極殘忍的使之慢慢的死。兒童最初接受這門功課眼，見那些動物顛簸掙扎，哀鳴乞救的慘狀，天性一體之仁，油然而起，多半不忍下手。教師則告以這是增進我們的知識，只要於我們有利，他們的痛苦是不值得顧及的。這就是以利害代替是非。兒童是不是都願作生物學家？甚至寧可不作生物學家，不肯作這樣違心的事？但是當時的分配過是吃不消的。始而勉強，繼而自然，久而久之，達到以利害代替是非的目的，良知完全消滅。在良知消滅之後，如果確定了利害界限，似乎依然可以保護田雞，以及近來社會提倡的，保護白鷺，保護壯牛都是一類事，而事實則又不然。因為若以天性的是非為準，是非是有定的，陽明所謂：「不容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若以人事

的利害為準，利害是無定的，有全體的利害，有個人的利害，有未來的利害，有當前的利害，莊子說：「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正指基於利害的是非而言。例如殺田雞，殺壯牛，殺白鷺，影響農作物的收成，這是全體的利害，未來的利害。有人不聽這一套，認為至形響農作物收成的時候，他們或已因賣豬肉牛肉而致富，即不致富，他們先得一部利益，快幾度口腹，全國的人多了，何在乎一兩個人利害的事。這就是以個人當前的利害，否定了全體未來的利害。若不這樣，現在這篇文章裏的男女家長，未必不是知識份子，為什麼悍然不顧呢？我們更可以切實觀察一下，社會上對於保護田雞耕牛白鷺，喊得震天的響，何曾發生效力？由這裏說明以利害為主的學說，欲達到趨利避害的目的，是辦不到的。必須提倡每人根據良知，發揮不忍之仁，則一切生物皆所不殺，何況於田雞耕牛白鷺？而農作物亦自然得到保護，這是萬利害於是非之中。有人說：「那末根據利害反對是非的有呢？」我說：那是以人事的利害，代替天性的是非，而不是另有天性的是非。我們正應發揮天性的是非，說明內中所包含的利害（見下文）為之糾正。

又有人說：「發揮天性的是非，雖害蟲亦所保護，人類的被害，應該到什麼程度呢？」我說：撲滅害蟲，應該在生殖以前，使用科學方法，並不妨礙一體之仁。至生殖後的撲滅，收效甚少。到了不得已的時候，人類自有緊急的措置，用不着預行擬議。至於零星撲滅，只是順從好殺的習慣，並沒有什麼用處。從前屢次作過的懸賞捕鼠，懸賞捕蠅，我們未看出有何効力，只是寫在紙上誇張一番耳。再退一步說，即或利害觀念，有助於人類生活，依然不得不憤失。我在前文會說，僅有這一部物，而無補於全部的人，現在再添一句，僅有害於一部的物，而無補於全部的人。前一句指說過的，田雞白鷺耕牛一類，後一句指說過的鼠蠅一類，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們根據利害觀念，澈底執行，保護了田雞白鷺壯牛之類，增加了糧穀的生產，撲滅了鼠蠅之類，保

障了人類生活的健康，這都不是重要問題，而在否定一體之仁的原則下，必被另一個重要問題所吞沒。所謂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戰爭，人類有了戰爭，其損害的大而且慘，使糧穀生產，生活健康種種成就，都失其造福人類的作用。歷代聖賢，都是在銷滅戰爭上絞腦汁。想要沒有戰爭，必須人不殺人，想要人不殺人，必須人不殺物。若為了滿足慾望，忍視一切生物血肉狼籍而不顧，也是為了滿足慾望，當然發展。同時我們應該了解一個微妙現象，就是原始時代，人類社會，雖由戰爭而建立，而每人天性，都蘊藏著萬物一體之仁，為保全這個社會的重要因素。若拋棄了這件法寶，這個由戰爭而建立的社會，仍必由戰爭而毀滅。所以順著人性，發揚萬物一體之仁，是絕對的是非問題，也是澈底的利害問題。古代聖哲，由舜舜到孔孟，都懂得這個道理，都會向這個方向努力，可惜時機不熟。後代的人，學術既非，設施亦誤。從古至今，始終跳不出半仁半不仁的圈子，也就改不了一治一亂的公例。任憑你種種生產，種種建設，如何滿足，如何美妙，永遠無補於人類生活。永遠不能達到趨利避害的目的。若明白萬物一體之仁，是阻遏戰爭的方法，則沒有另一件事，可以與他同等價值的。而這個思想，又是人人本具，不假外求，絕對的是非，即是澈底的利害。孟子說：「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也就是這個道理。儘管孟子說不難知，世儒恰未領會。明方孝孺作深慮論，批評功利主義的政治，歷數各朝代的禍而加以總論說：「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這話不錯，他雖說出盡人合天而不知道怎樣去作。他把天看得人格化，而未說出人的自然秉賦就是天，實行萬物一體之仁，合於人心，就是合於天心。一般儒者，多是像他只能說出前半截，而不得最後結論。到了共產黨，更是背道而馳，認為利害即是是非，而實行了不仁主義。迄至今日，尚在猖獗。不用問他能不能造福世界，單論在他治下的人民，又得了什麼好處？若說好處在上而不在下，他那些搞政治作領袖的人，又多數不得其死。可見反於良知的唯物思想，只有害人害己，為其結論。

# 關於靜坐法門總答各問

蘇邨園

自從靜坐須知一書問世後，承蒙各方大德學者，或來書商討，或當面問難，得到很多寶貴的意見，真是拋磚引玉；感謝之餘，擇要作一個總答。

誰也知道佛教的教主是釋迦牟尼佛，他自三十歲成道起，一直到八十歲涅槃止，可說是沒有那一天不講經說法。他所講的經，已翻譯成中國文化的有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法華、涅槃等幾千卷，沒有翻譯的還有很多。但這繁複的文獻，總括起來，不出一教理行果「四種」。現在把教理果三種暫時放下不談，只講一個「行」字。平常所聽慣的八萬四千法門，可說是代表「行」字的演繹名稱。釋尊在經典上教弟子們所修的苦觀、空觀、無常觀，無我觀、不淨觀、數息觀、淨土家的十六觀、天臺家的三止觀、華嚴家的法界觀、法相家的五重觀，還有念佛、持咒、誦經、禮懺、種種法門，都是一個「行」字。然而釋尊的本意，看到三界眾生所以有輪迴生死之苦，其原因是由於眾生自己起惑造業；如果眾生不起惑造業，那三界的苦，當然沒有業生的分；因此，要拔除眾生的苦，唯有教眾生不起惑，不造業；無因則無果，這是科學上的定律；不過談何容易，要叫眾生不起惑，不造業，究竟要用什麼方法？於是釋尊在「行」的方面，指示了「戒定慧」三無漏學，所謂：由戒生定，由定發慧；無論那一種法門，無非是要深入三昧「正定」，才能克服「貪瞋癡」三惑，而斷除「殺盜淫」三業；惑業既不起不造，苦果自然消滅了；所以釋尊所說的經典雖多，而基本原則，總不出教人斷惑證真和修行的範疇；尤其是所說的四諦、十二因緣、六波羅密、以及最淺近的五戒十善，更顯而易見。

釋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金臂頭陀破顏微笑。釋尊說：「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付與摩訶迦葉」。又說這是「單傳直指，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由迦葉一代一代傳至

二十八代菩提達摩始來到中國，稱為中國禪宗的初祖。明白了上面所述的釋尊本懷，就可瞭解靜坐法門是各種行門中的最初方便的定學，就是禪也。包括在內，這次所得到的大小問題，概括起來，約有四種：一是靜坐與參禪有什麼分別？二是六祖是什麼禪？三是靜坐能夠由迷入悟嗎？四是靜坐可以得神通嗎？現在分別答覆如下：

## 甲、靜坐與參禪有什麼分別？

上面說過靜坐法門是各種行門中的最初方便。例如：華嚴家的法界觀靜坐法，淨土家的持名觀想靜坐法，禪家的參話頭靜坐法，法相家的五重觀靜坐法，般若家的我法二空觀靜坐法，天臺家的三止觀靜坐法，南山宗的持咒觀想靜坐法，這些法門都是以靜坐為最初方便。因為靜坐必須調身，令身相端正，其次調息，使呼吸平勻；再其次調心，遠離昏沉掉舉；久久修習，妄念消除，真如顯現。釋尊在菩提樹下趺坐六年，夜睹明星成佛；達摩面壁九年，閉階下蟻語如雷鳴；他們都是由靜坐工夫入門。妙法蓮華經說：「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為欲眾生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圓覺經說：「一切如來本起因地，皆依圓照清淨覺相。永斷無明，方成佛道」。那末，要怎樣才能去衆生的知見，悟入佛的知見，而永斷無明呢？當然只有修習靜坐法門而做最初方便；這就是三無漏學中的定學；由定生慧，修行的人開了智慧，佛性自然可現；否則，縱修多劫，終屬迷悶。

近來有些修習靜坐法門的同志，常常問我：「於靜，為什麼老是繫不住？眼鼻手要成一垂直線，為什麼老是歪曲？這些小問題都是因為執著一法，而不知『順物之天』；所謂『欲除妄想却成病，趨向真如亦是邪』。因此與法法不相應，發生坐不安，心煩燥的現象。」

靜坐是定學中的最初方便，可適應於任何法門，已如上述。而參禪就是參禪，並不能說參禪可作其他法門的最初方便。平常談到參禪，必定會說及定功；禪定兩個字是總名，是內心的工夫，不同其他經典，可以逐字解釋。禪是因，定是果，參是動詞，因為參禪，才得到定果。定有兩種，一是自性定，二是修得定。

怎樣叫做自性定呢？一切眾生，本有靈覺，無始時來，不生不滅，不一不異，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來不去，譬如將一個皮箱，滿載臺北的虛空帶到基隆去，皮箱到了基隆不能放出臺北的虛空？基隆的虛空與臺北的虛空有什麼分別？是不是臺北的虛空因取去而減少？基隆的虛空因帶來而增加？明白了這個道理，就知道自性是不生不滅，不一不異，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來不去的。佛教所說的空，不是頑空，是指本性是空，或當體即空，這虛空的空，尚不足以比擬。怎樣叫做本性是空呢？宇宙萬有，不出有情和無情二種；無情的如桌椅百物等，這些都是衆緣和合，假若離開了衆緣，什麼花等？什麼是百花？一無所有；所以說，當體即空，也可說現在空。有情的如人獸蟲蟻等，其靈魂都由四大五蘊和合而成，假若離開了四大五蘊，那裡有什麼人獸蟲蟻呢？這就叫做法性本空，人獸蟲蟻等都有覺性，靈覺雖然有壞，而覺性却是不變，所以宇宙萬有的空性叫做法性，也可叫做佛性。明白了這個道理，就會發菩提心；否則，就談不到自性定；由此，就可知道自性是常定的，這就叫做自性定。

怎樣叫做修得定呢？自性雖然是常定，但還要用功去修行，好像有了眼耳鼻諸官器能，仍須用雙腳去走一樣。因為一切眾生，從無始時來，就被貪瞋癡諸業，覆蔽了自己的心靈，好像鏡子蒙了塵，光明不顯著一樣。由於修行的功夫而把貪瞋癡諸

毒素拔除了，而使本有的心靈顯現，這就叫做修得定。這種定是從禪觀中生起，參禪的工夫深，就可得到這種定。禪有五種名稱，分述如下：

一、祖師禪——通常叫做公案，公是公共，案是方案，就是說祖師禪是公共的方案。這種方案，總共有一千七百種，這裡只舉一二件來談談。祖師禪是參話頭，例如：「念佛是誰？」「何者是本來面目？」等，澈底追究，追到山窮水盡，雖食飯睡覺，時時刻刻不出聲的口問心，心問口追問一個誰字，誰？誰呀？如果是口問，為什麼睡熟了口就不會說呢？如果是心問，那末，是現在的心呢？過去的心呢？心又是怎樣一個東西呢？直追問到底，大下疑情，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一年不悟，追到十年，十年不悟，追到無數年，追到確實知道這個身子並非真是父母所生，這才是好消息。

二、外道禪——人們從朝至暮，妄念紛飛，妻財子祿，是非善惡，念念不停。外道禪是要將這些雜念，強制執行，使念不起。修這種禪定的人，稍有成就，就自以為內心清淨，不會打妄想，如同土木金石一樣。有的人工夫深，生到無想天，享壽五百劫；生到非想非非想天，享壽八萬四千劫，其實都像以石壓草，和夾冰裏的魚一樣，石去草還生，冰消魚復活，那裡算得真正不打妄想而長壽呢？到了劫盡了，還不是要墮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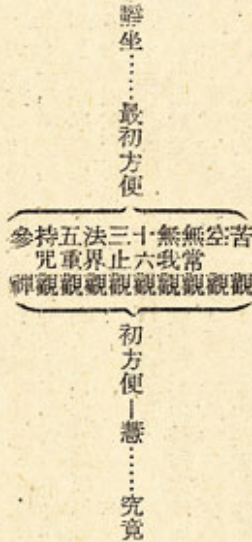
三、聲聞禪——這種禪要觀苦，觀空，觀無常，觀不淨，觀無我。世間上無量的苦，都是由貪、瞋、癡、愛、慢、疑諸毒而來，如果要想斷苦，必須先斷除這些苦根；苦根斷了，苦果才無從生起。證了阿羅漢道，就不再投生；不投生，才算斷除了苦根，不受苦報。其次要觀察田園屋宇，金銀珠寶，名利恭敬，夫妻兒女等，無一不是空，無一不是無常，只要一口氣接不上，就會萬般帶不去，這種參禪，決不會貪生，既不貪生，那裡還有什麼死果？再次觀察此身，四大和合，五陰積聚，假名我體，內外皮肉，垢穢充滿，萬分厭惡；一般愚痴的人，貪著這個肉身以致受盡無量無邊的苦惱。這

種參禪，就可拔苦根，就可真正了生脫死。

四、如來禪——這種禪，撐大了眼睛，放開了耳朵，却不曾見聞什麼為是非，什麼為善惡，遇見讚嘆不會歡喜，遇到毀謗不會嗔惡；冤親平等，貧富平等，乃至一切對待，悉皆平等；十字街頭，行住坐臥，無不是它。

五、凡夫禪——這種禪，是執着一法，緊緊不放，反以為自己是精進不退。一千年前江西貴谿志常和尚說：「無端起知見，着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時音迷？」這種着相情存，就是凡夫的禪。有時弄得頭腦心跳，好像因為參禪而得了大病，因此畏而退轉。這就是執着敲門棒亂敲亂撞，希望主人早早出來開門；那裡曉得求之過急，逼迫太甚，主人不但不開門，反以為是強盜來了而把門更關牢些。四十二章經說：「於急則斷，紓緩不成聲」。參禪如果不慎緩急的道理，縱使能入定，也不過是凡夫禪。

依據上面聲聞參禪的解釋，就可明白靜坐與參禪的區別，靜坐是各種行門的最初方便，而各種行門是初方便，慧是究竟；參禪不過是各種行門中的一種行門，所以參禪是初方便，茲列一個圖表如下，以便容易瞭解：



有些修習靜法門的學者，問我除了靜坐須知一書中所指出的方法外，可不可以由稍化氣，由氣成神，剎那間在定中周遊四海名山大川？這個問題可以不容，就知道是一位顯然欣羨外禪的學者，而被外道禪所迷惑，想做那大海中的一瀉。

### 乙、六祖是什麼禪？

自從達摩祖師傳二祖慧可，二祖傳三祖僧璨，他們傳道時候，都有幾句問答語。慧可參拜達摩初祖的時候，祖問道：「你來做什麼？」慧可答：「弟子心不安，請祖師與我安心」。祖說：「與汝安心竟」。就這樣傳法給他，稱慧可為東土禪宗二祖。後來僧璨去參二祖的時候，也是這麼一奏，二祖問道：「你來做什麼？」僧璨答：「弟子業障重，請祖師與我懺悔」。二祖說：「你將業障來與我懺悔」。僧璨說：「業障障了不可得」。二祖說：「與汝懺悔竟」。也就這樣傳法給他，稱為東土禪宗三祖。像他們二位得祖師的位，看來似乎太便宜；其實很有道理，並不是我們平常所想像的那麼簡單。

由三祖四祖五祖傳到六祖慧能，他是一位目不識丁的斫柴佬，因為聽了一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經，就開了悟。後來到了黃梅，親近五祖，一天到晚只曉得砍柴舂米。一日五祖問他：「米熟了麼？」他答：「熟了，只欠篩」。深夜三鼓的時候，他跑到五祖房間裏聽金剛經，還是聽那一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而接連說了幾句「何期，何期，何期」？五祖就這樣的傳法給他，稱為東土禪宗第六祖，一直到現在，中國的禪宗，還是他一脈相傳，連日本的禪宗也由中國傳去的。茲從六祖以下列一個一花五葉的世系表，以清眉目。



# 佛教與其他

## 一、佛教的本體

佛教是宗教的一種，但是它的宗旨是以利他救世為主，含有宗教的超然性質。因為佛是人類中覺悟者，釋尊的教法，包括了人生道德、哲學、倫理、教育、文化、藝術、科學等一切的道理。教人自己修行，完成個人自己人格，這是屬於自利的。進一步以人生的力量去做救世利他的工夫，這是屬於利他的。東初法師在其所著般若心經思想史有說：「佛教對於人世間的使命有二種：一是完成個人自己的使命，一是完成於社會公眾的使命」，這樣由於自利利他的層層進步，達到超然佛的地位，處處都以大悲無我利他救世為宗旨。故佛教能增進人類的幸福，能促使世界的和平。它的道理是正信而不是迷信，使人有正確的認識和信仰，而能徹底解決人生的問題，適應人生的社會，造成人間極樂的世界，所以稱為人生佛教，其本體完全為一個真善美兼備的整體。

## 二、佛學與科學 (Science)

就科學的廣義言，凡有組織有系統之知識均可稱為科學，就狹義言，則專指自然科學，此種道理，均以一定的對象為研究之範圍。但其道理仍屬於表面的，至於各種事物的來源和原理，則已為佛教的道理所包含，例如天文系的星體裏面所有的日月星辰，都是一種物體的現象。科學家能把它們的現象研究，並可以利用它的本質發明種種的科學，如利用陽光的熱力發明治療疾病的辦法，利用電和空氣的原理，發明無線電，利用原子發明原子物件，這些種種都是科學的權能，吾人不能否認科學的用途。但是天體中的日月星辰的來源，則非科學家所

謝鳴皋

能探測得清楚，其間雖有康德發明地球和八大行星的來源，是由汽體變成液體，復由液體，變成固體，但後來許多科學家亦認定其學說之不確。因為地球中除了五金屬之物質可以由固體變成液體，由液體變成汽體之外，其他的物質如砂石泥土之類，都不能有這樣的變化的，至說到太陽系如何構成，誰能製造出這樣鉅大的天體，至今尚沒有人說得明白。近來有天文學家研究出太陽的本質是一種能發光熱的磁鐵質，並且發現有許多黑色的物體一點一點包圍邊緣，每年逐漸增加，倘繼續發展下去，則若干年後，太陽完全被這種黑點包圍而隔斷其和外面星體的吸力，則各星體因為沒有了太陽的吸力而無法運行，必至紛紛墮滅。這種黑點究從何來？太陽會不會被這種黑點包圍？各星體會不會就此毀滅？真是莫明其妙，所以天體的構成，孰為為之，孰令致之，雖聰明的聖人孔夫子也只可說：「日月運焉，江河流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言哉」。但贊嘆天地造化的偉大，而不能說出天地如何的造成。可是他及從易經上發明天地造化的道理，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化生萬象變化無窮，他並且說：「易之理微，天假我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他這種道理，本有相當的見解，但他到底不是宗教家，他這種道理站在入世和出世之間，仍未得其究竟，因為太極在渺渺茫茫之中，如何能够生出兩儀來，如果果再要研究一下，天地萬物的發生，是否從這太極而來，太極又從何而來，那就不易明白了。故天地的造化，決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原因的。佛說：「十二支緣起」「生死無始」「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東初法師在其所著般若心經思想史說：「

當時六祖坐的是什麼禪？修的是什麼定？一直到他開堂說法的時候，才把他坐禪和禪定的意義標榜出來。他說：「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又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是見境思境則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又說：「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是為禪定」。又說：「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我們在六祖這幾段話中，與其說六祖是祖師禪，不如說是如來禪。金剛經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楞嚴經說：「非因非緣，亦非自然，非不因緣，無非不非，無是非是，離一切相，即一切法」。六祖的禪，就是融合這些經典的，所以六祖是如來禪。

(本節完，全文未完)

要觀察萬物有兩方面：一是橫的，為空間方面，要觀察萬物存在的價值，又為實相觀，或實相論」。又說：「舍利子——聽者——人格，是諸法空相，體，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義，合而為諸法空觀——總論，是故空中無色，無受相行識，——五蘊（人體空觀）。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主觀的感觀）。無色、聲、香、味、觸、——六境。（客觀的對象），合而為十二處空觀，無眼界，乃至無意識，內分為六根，六識，（主觀），六境（客觀），合而為十八界空觀，應合而為三科空觀。——各論，總論，各論合而為教法」，這對於世界觀至為透闢，金剛經所說：「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都含有這個至理，其次對於人類的原始尚趣，照科學家的研究，仍然未有確論。像以前達爾文研究人類

的原始，是由一元進化，即最初由一個原子細胞分裂為二、四、八以至於無數，而進化至兩棲類動物，變為鳥猿，再進化為人，但是這種說法，又給近代科學家否認了，近代科學認為人類和其他動物，都是自然發生的，不是從進化而來的。即如人類生出就是人類，鳥猿生出就是鳥猿，其他的動物也是一樣道理。但就自然發生的學說來講，天地間何以會自然發生這麼多的動物呢？所以研究到人類原始的問題，科學家仍沒法澈底解答。只有佛教才可以解答。東初法師所著般若心經思想史有說：「要觀察萬物，有兩方面，一是縱的屬時間方面，要說明生成變化的過程……必受因果律的支配，即因緣生起意」。又分析人間觀：「色不異空——因緣滅故空，空不異色，因緣生故有，合而為非有非空中道，——現象觀，色即是空，——即空，空即是色，——即假，合而為空假即中道，——本體觀總合而為肉體觀」。又對人生觀說：「無無明——流轉，（凡夫迷界）觀，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還滅（聖者悟界）觀，合而為緣覺十二因緣空觀。無苦集——流轉，（現實世界）觀，滅道——還滅，（理想世界）觀，——無智，修道，亦無得，證果，合而為菩薩度空觀。總括而成三乘教法」。這是何等透闢！再加以業力輪迴生息的道理，則更為明白了。近來有人認為佛法合乎科學的道理，也有認為科學包含着佛教的道理，雖然不無有些心得，可是佛教的道理，已經包羅着科學和一切萬象的道理，因此佛教是高超於一切，不必牽強於其他，南亭法師在菩提樹雜誌第十三卷所著的菩提樹叢書，有這樣的意見：「宗教自宗教，不必強與科學同」，真是的確的道理。在宗教方面，固不必牽強附會於科學，在科學方面，更不應反對宗教。

### 三、佛教與哲學 (Philosophy)

哲學為研究宇宙萬有的原理原則之學，其認識

為方法的，故亦可認為科學的一種。但其形式多存乎思考認識，而其對象則為普遍的，全體的，故別於特殊科學，所以佛教與哲學，也須另行論列。

本來佛教的道理，已經包含着科學和哲學的道理，不過佛教除了解釋宇宙人生現象之外，還要使人達到真善美的人生，循序漸進，而到於佛的極樂境界，不單是解釋圓滿就算了事。譬如孔子的人生哲學，說到做人的道理，應該由誠意、正心、修身，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頗與佛說的八正道相似。又說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這些人生哲學的道理，都是很好的。但是孔子是一個哲學家，政治家和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他所謂的只是入世的世間法道理，是從實事求是的哲學。而這個個人世界，是一個煩惱的世界，要從哲學的道理去修心養性，消除煩惱，固非不可能，但不能至於不為環境所轉的。即如孔子當着在陳絕糧之時，隨從的門徒多有怨色。孔子為着測驗他們守道的心理，乃發問曰：「詩云，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何非哉？吾何至於此？」不料各門徒所答多不中肯，最後幸得顏淵答出：「夫子之道至大，故天地莫能容，雖然，不容何傷？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乃贊嘆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汝多財，吾為爾宰」。因顏子悟道至深，故行道亦篤，故顏子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顏淵死，子哭之慟，子曰：「噫！天喪予！」可見在環境困迫中，悟道固難行道更不易，此種儒家修心養性的道理，究不如佛教從空入實，從出世間法再到入世間法的明心見性底道理為精深透闢，即悟即行。譬如由山而行至山頂，在山頂有一至善境界，如果逐步上山，非不可能，但山如是之高，上山實不容易。故意志薄弱，畏難苟安的人們，甘趨下流，不上去至善的境界。而意志稍強的人，多勉圖上進，但因山高體弱，環境困迫，每至中途而廢。能真正刻苦奮鬥，終達至

善境界目的地的人，實在很少。可是如果由山脚乘飛機至山頂的話，則從空入實，很容易直達至善的境界了。所以當着五祖傳授衣鉢時，神秀和尚所題的偈：「身如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無處惹塵埃」，而慧能則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結果五祖即將衣鉢傳之。此因神秀是從儒門出家，仍帶着修心養性的道理，到底不如慧能的佛家性空真理，明心見性之精深微妙。由此可見佛家的人生哲理，是由空入實，由出世間到入世間的真理，實比其他各家的哲理，高超，而且容易達到至善的境界。

至於孔子所說的「仁愛」的道理，和佛教所說的「慈悲」的道理，則很相似，但是佛說的慈悲，不獨是發揮人與人之間最大的同情心和正義感，而且擴大到人類以外的一切動物，實較孔子的「仁愛」思想為大。又佛教的慈悲救世，先要有「無我」的觀念，因為宇宙間一切動物的生起，均是依因託緣而生，空無自性，四大皆空，故說無我。能無我就能空三心四相，破除一切我執法執，就能發出大悲心和大無畏精神，去廣度眾生。所以「仁愛」和「慈悲」雖相似，而實不同。

### 四、佛教與倫理道德

倫理是人類道德之原理，即是人倫中互相維繫道德的道理，舊說所謂：「倫類之理」，荀子所謂：「倫類以為理」。而道德乃人人應遵循之理法，使人養成圓滿的人格，故倫理與道德，為人類之根本，由家庭以至於社會國家和世界，都需要這個道理，孔子對於倫理和道德極為注重，他在倫理中的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定出互相親愛的倫理道德，如君愛臣忠，父慈子孝，兄

虛雲老和尚法藏附年譜計三巨冊，每部新臺幣三十元，基隆市康樂嶺十方大覺寺及臺北市濟南路二段四十四號華嚴蓮社，均有代售。

友弟恭，夫妻相敬如賓，朋友親愛互助。這都是倫理道德。而對於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道德，講述尤詳，這都是維持社會人類的和平重要的道理。佛教以救人救世為目的，對於這個倫理和道德，也很重視，善生經裡對於子女之孝順父母，父母之對待子女，夫婦之相敬，親族之相處，師生主僕和施主與沙門的關係，各定有五事，規定甚詳，務使造成完美的家庭，構成至善的國家社會，比任何的倫常觀念為廣博，同時佛教教人如何持五戒十善，從明心見性，自覺覺他，自利利他，自度度他，破除了自私心和我執，完成至善的道德人格，然後去救世利他，這種從內心發出的倫理和道德觀念，去實行自他兩利，表裡如一，就是佛的偉大處，至於共產匪徒的仇孝，反倫理，反道德的主張，使子弑其父，弟殺其兄，婦棄其夫，朋友相仇，師生不睦，在五倫中絕對不許講溫情主義，在人類中沒有道德的可言，使人類和社會完全沒有親愛的倫理道德，只有仇恨殘殺，把倫理毀滅，家庭破壞，生活方式改變，摧殘人類的道德，破壞人類生活的自由，這樣的演變下去，非把人類絕滅不止。這完全和佛教的慈悲救世倫理道德的主張相違背，所以我們要極力反對共產匪徒說教，去維護人類的生存和自由，發揚佛教的倫理和道德。

## 五、佛教與教育文化

教育是有利人類之發達，以適於世界進化之一種作用，文化為人類社會由野蠻而至於文明進步，教育文化關係國家民族之進化與世界之文明進步至大。蔣總統訓示說：「教育更是喚起民衆共同努力於革命建國事業的唯一方法」，又說：「教育的究竟，就是一種國力，而且是國力之中的原動力」。可見教育文化關係人類社會進化文明的重要。

佛教本是智慧宗教，又稱為智慧寶庫，佛教的本身，就是一種教育，故與教育文化有密切的關係。太虛大師說：「佛陀為宇宙之大教育者，曰天人

師」。東初法師在其所著的「開拓佛教文化為興教之根本」裏面有說：「釋迦牟尼佛留給吾人之遺產，不是寺廟土地，乃是珍貴經典的文化，所以我們要復興佛教，必須從文化教育着手」。又說：「希望復出一個精神旺盛的佛教文化，領導中國未來社會文化，及世界文化的新生」。又在其所著「東方文化之偏差及其優勢」一文有說：「佛教的文化以慈悲，真理，智慧化導一切眾生，其文化本質的思想，既不偏重物質，也不偏於精神」。般若師在其所著響應文化清潔運動有說：「佛教於我國文化，教育，倫理道德，都有極深刻的關係，用於強化民族精神，必有偉大效力」，張廷榮先生在其所著的「淨觀菩薩行與中國文化」一篇裏說：「佛教這樣和平的影響中國文化，這樣水乳相融的和孔子思想相合，這就是它對中國文化所影響的真實的價值……中國廣大的農村，最偏僻處，大家都知道有一人，人彌陀，家家觀音」，……使淨土文化，在中國文化上最普遍，最深入」。的確，佛教的教育文化，其本身固有偉大的價值，並且有助於中國教育文化的發展，其精神符合於孔孟教育文化思想，和總理的三民主義的理想，彼此配合起來，可以發揚東方文化，和世界文化，更可融通一切科學哲學，宗教各種文化，完成人本主義的文化，故佛教教育實為今後人類最理想最偉大的教育文化，但是現在中國和世界教育文化，遭受了馬列共產主義的摧殘和蘇俄中共匪徒的摧殘，感着最大的危機。我們應努力復興佛教的教育文化，配合三民主義文化，來挽救世界教育文化的危機，消滅馬列共產主義思想。

## 六、佛教與革命

古者以天子受命於天，故王者易姓曰革命，疏民的一種事業。它以一革命的手段，將不合理的制度推翻，另外建設一種合理的制度，這樣在政治上或社會上急進根本之改革，稱之為革命。故古代之湯武革命，近代總理總裁領導之國民革命，均是

革命的偉大事業。革命事業，當然屬於政治的範圍，但詳細分析，亦有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之別。而佛教則以佛的真理教化，救世利他，對於不合理的行為，仍然反對去幹，不過它是屬於宗教方面反對不合理的方法，是用正確的佛理去開化人心，使群衆得到了正確的認識和信仰，更使不合理者覺悟而反正過來。即如近來的共產極權行為，是最不合理的，俄帝和其傀儡朱毛共匪的奴役人民，殘殺人民，摧殘宗教等種種極權暴行，均是最不合理的，均是違背人道，違反正義的侵略反革命行為。所以自由中國為貫徹總理倡導的國民革命底工作，由蔣總統領導反共抗俄，並和國際上愛好自由的國家一致努力於反侵略的工作，共求世界人類的和平。而佛教尤其是中國的佛教，都來到自由中國，以佛理救正人心，擁護政府，一致反極權，反侵略，反奴役，反共抗俄，更本仁王護國，韋陀護法的精神，從事於反共救國的工作。故救世救民的方法，容有宗教和政治的不同，而救世救民的本心，則毫無二致。所以在自由中國，則有信教的自由，和政府維護佛教的善舉，而自由中國的佛教，則擁護政府，其信徒更有加入政府從事革命工作，兩者之間，不但並無隔膜，更覺相助相成，將來必能消滅殘殺人類摧殘宗教的共匪，拯救鐵幕苦海的民衆，獲致世界於和平大同，達到救世救民的目的。(完)

## 白聖啓事

白聖於去年八月，承臺中佛學院創辦入國強法師之聘，擔任該院院長之職，而本人則聘心悟法師為教務主任，心悟法師為訓導主任，迄第一學期結束時，心悟法師應人生社堅聘為主編而辭去教務，而心悟法師因病辭職調養。本人現因他項教務繁忙，亦不能兼顧院長職務，故特引退，除另函向該院辭職外，特此聲明。

# 唐相國房融在粵筆受首楞嚴經翻譯考

羅香林

三、真偽問題  
近世中外學者，疑首楞嚴經爲偽作者多矣，而尤以梁任公先生（啓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第二章「偽書的種類及其作偽的來歷」所論，爲可注意。梁先生所論云：

「佛教本身，偽書亦復不少。佛經以域外輸入，辭義艱深晦澀，不易理會，譯書比自已作書還難，大家都有這種經驗的。六朝隋唐之間，佛教盛行，真的佛典，正確翻譯過來，一般人看不懂。於是投機的人，東拼西湊，用佛家的話，雜以周秦諸子的。看時易解，人人都歡喜，但不是佛經原樣了。……如楞嚴經，直到現在，大家還以爲佛教入門寶籍，就是因爲其中心思，與我國思想接近。然而楞嚴經，便不可靠。」

又云：

「楞嚴經可笑的思想更多，充滿了長生神仙的荒唐話頭，顯然是受道教的暗示，剽竊佛教的皮毛而成。……真正佛經並沒有楞嚴經一類的話。可知楞嚴經是假書。」

又云：

「十大弟子有一個叫做優婆塞，和婆羅門教的哲學優婆塞尼沙只差一字。現在有一部楞嚴經，起首就說：『如是我聞，……優婆塞尼沙說』，竟把反對佛教的書名，當做佛弟子的人名了。這種人名書名的分別，只要稍識佛經者，便可知道。而偽造楞嚴經者，竟混而爲一，豈非笑話？」

是首楞嚴經，確否自梵本譯出？至成問題。然無論其爲直譯，或偽造，似皆爲盛唐以前所發見。不然當不致見錄於唐開元十八年所成之續古今譯經圖記，與開元釋教錄也。

又此經於唐代宗時，即已有西京崇福寺僧惟愷，爲作疏解三卷。據贊寧宋高僧傳卷六惟愷傳，亦謂惟愷於房融後人家，見此經，其文云：「釋惟愷，俗姓連氏。……年臨不惑，向往神都。因受舊相房公融宅講，未飯之前，宅中出經函云：相公在南海，知南館，預其翻經，躬親筆受首楞嚴經一部，留家供養。今經中止有十僧，每人可開題一卷。愷坐居第四，舒經見富樓那問生起義，覺其文婉，其經理玄。發願撰疏，疏通經義。及歸院，矢誓寫文殊菩薩像，別誦名號，計一十年。厥志堅強，遂有冥感。忽夢妙吉祥乘寶象，自愷之口人。由茲下筆，若大覺之被善現談般若焉。起大曆元年丙午也。……」

要之，此經於唐玄宗至肅代之間，必已盛行於時，初無懷疑之者。故唐釋慧琳於元和十二年，撰一切經音義四十二卷，於此經亦爲音義。慧琳精通梵漢，遍讀三藏，目光如炬，善分真偽，於此偽各經，多能辨明，扶發隱微，毫不假借。如於大涅槃經卷八書後云：

「東晉義熙十一年，曇無讖法師於姑臧依龜茲國胡本文字，翻譯此經，遂與中文音旨不同。龜茲與中天相去遠隔，又不承師訓，未解用中文文字，所以乖違，故有斯錯，哀哉！已經三百八十餘年，竟無一人，能正此字！」

然於首楞嚴經，則絕不置疑。雖唐人亦未必即屬無訛，然欲論定其偽，亦非片言即可判決耳。

若謂首楞嚴經爲用佛家語，而雜以周秦學說或思想之偽作，亦似與首楞嚴經中心思想不符。蓋首楞嚴經，雖外表似極複雜，且由戒淫出發，然實際則以使信徒「先悟一心，依之建立三觀，修此三觀

，還證一心」，爲思想骨幹。明釋德清（即憨山大師）首楞嚴經講疏云：

「而此經者，蓋以一味清淨法界如來藏真心爲體，依此一心建立三觀，修三觀，還證一心。故曰，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是以阿難示同未悟，不達此心。故一向多聞，未得無漏，不能頓拔生死之根，遂溺摩登娑舍之難。由是殷勤啓請三觀妙門，故我世尊先示一心，照明萬法，而首告之曰：一切衆生，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又曰：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觀此二語，足見全經之旨。……泊乎一往所答雖多方抉擇，委曲抑揚，無非顯示一心之源，密陳三觀之體。（從初卷至四卷中）。因之起行修證，勾引二十五聖，旁通悟入之方，救選耳根，正是初方便。（從四卷中，至六卷中）。是使初心創志，則知觀相分明，然後任運一心，法爾淺深，具有斷惑證真高下之用。（從七卷初至八卷中）。斷修已極，故結指觀門，使始終一源，不出楞嚴大定，故以經名，而繫之終焉。」

此種「先悟一心，建立三觀，修此三觀，還證一心」之佛法，宋人嘗稱之曰觀心說。雖宋明理學家，間亦受其影響，然實與周秦思想有別，非唐時佛教徒竊取先秦思想爲之也。朱熹觀心說，曾爲辨別。其文云：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

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所謂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周旋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與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唯精唯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繼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適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以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且盡之所爲，得以格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惛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待，而不相舍哉！若參前於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後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與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適，其理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說心，如目視心，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窮，其理虛而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不同蓋如此也。（同治庚申紫雲洞祠堂刊本朱子集卷六十八）。

宋氏於佛說之評議，雖未辨極則，然謂觀心說與先秦心性思想本有歧異，則甚爲平實。可知所謂首楞嚴經與中國思想較接近，是以必爲偽書一說，未必能成立也。

若謂首楞嚴經充滿神仙荒誕謬說，是以必爲偽書，此論雖較爲有力，然不無可議。按首楞嚴經未嘗直言神仙，特顯載秘密神咒，有類道教咒術。然說法而難以神咒，本佛教密宗特色，非竊自道教。首楞嚴經全篇，言灌頂者凡三四處，故舊日沙門，有判此經屬灌頂部者。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亦列此經於密教部，其中消息，蓋可知矣。明末虞淳熙序釋德清首楞嚴經疏證，謂：

「首楞嚴者，大定之總名也。而世之受此經者，有不定之疑二焉……二曰判經不定。五經四教之目攝一切經，無不各從其判者。而獨此經最爲難判，環師判入般若，瑋師判入法華，智圓諸師判入法華涅槃之間。夫不天慧命，未獲法身，非般若矣。楞伽山上，破外自然，非涅槃矣。楞王父子，生不逢受記之年，非法華涅槃間矣。非頓非漸，非秘密，非不定，非藏通別圓，如真覺自開所列，始終前後，恍惚難憑。其判經不定，起後世之疑二也……乃今四衆之信惑，如二師，則判以爲非一時頓說也者，顧不足信哉！室羅筏城之說一時也，迦毗羅城之說，又一時也。結果者直欲顯一心三觀之旨，即十世古今不離當念，而何足足以拘之？……昔者阿難與摩登伽，乘此咒心一念薰修，超有漏而證無學。世尊將欲敷演大陀羅尼，先順其多聞之習，種種開示，復揭落其所聞於佛，如語四衆文殊大慧比丘等，種種多法，使之泰然，豁然成然了然，而終則快然於此金剛三昧開薰開修之說。此惟能說神咒，若觀世音始爲當機。故歷歷圓通取其梵音潮音，一形一咒，可從中修證者爲法耳。……岳師判爲天竺灌頂部，誠有見於三藏所傳，必爲密宗。此之圓圓果海，詎有時量，而可以一時一教收之耶！或謂五密部中無此顯說，殊不知彼云夜哪，即如是我聞。我既聞佛金口誠言，曰灌頂章句矣，而難信受奉行，豈不謬哉！」

不能以他經擬之。今觀此經第七卷所載大衆仰觀，一心瞻佛宣說神咒，咒文皆梵語譯音，可還原復按，非與房融同時傳譯諸僧，所能杜撰。故謂首楞嚴經多可笑思想，而致疑其爲偽書者，亦非公允之論也。

至謂首楞嚴經起首即以反對佛教之舊名，誤爲佛弟子名，而認之爲作偽明證，亦跡近武斷。今按首楞嚴經開卷，乃云：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室羅筏城，祇桓精舍，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皆無漏大阿羅漢，……其名曰大智舍利弗，此云爲子，摩訶目犍連此云采菽氏，摩訶希絺羅此云大孫，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此云滿慈子，須菩提此云空生，優婆塞沙陀此云塵性空等，而爲上首。」

非如梁先生所云：「如是我聞，……優婆塞沙陀」也。此「優婆塞沙陀」，與佛十大弟子中之「優婆塞」，是否同爲一人，實成問題。以此經開卷所列諸大阿羅漢其名者不足十人，且如「摩訶拘絺羅」等，亦不在十大弟子之列，言之，當是二人，考宋釋法雲編「翻譯名義」卷一、十大弟子篇，「歸婆羅，有翻化生，或翻上首，……或翻近執，……此云優婆塞。」與「優婆塞沙陀，此云塵性空」之高僧，絕不相混。且與「優婆塞沙陀」一名，亦多一「陀」音，不能謂其即爲自反對佛教之舊名所誤用。若據此片而之詞，遂謂首楞嚴經爲偽書，說雖新穎，究未能成立也。

自房融於光孝寺筆受首楞嚴翻譯，至開元後，遂大行於中國，歷宋至明，厥風未歇。而會居光孝寺諸大德，曾爲此經疏解者，則有釋德清，與天然和尚等。釋德清爲明代學術最富之高僧，嘗著首楞嚴經疏鏡，及通議，最爲扼要詳實。萬曆二十六年，嘗入光孝寺，主講四十二章經。於光孝寺中興，頗有關係。天然和尚，則本姓曾，世爲番禺望族。崇禎癸酉，嘗應鄉試中式，旋出家爲僧。值明亡，日與志士往來，爲民族復興計。嘗於光孝寺演法，緇素禮足，凡數千人，有叩則鳴，無不注。所著首楞嚴經直指，甚有聲譽。門人濟歸和尚，嘗爲校閱。是首楞嚴經與光孝寺之關係，殆始終無間焉。（完）

# 少欲是去苦致樂的根本辦法

——給青年讀者之二——

含 虛

龍行朋友：

今天接讀了你的來信，使我非常震驚！你是一個生氣蓬勃的青年，一向是樂觀的，何以如今竟被許多悲傷憂鬱的魔賊襲擊得生氣低沉，悲愁填胸呢？我同情你！我非常的同情你！但我細讀你的來信，又深深地瞭解你：你的悲傷與憂鬱，全由於你的思想（不是學問的）和欲望太多所致。

空中的雲積多了，太陽的光輝即成暗淡的狀態；澄清的水投入了多量的塵土，即失去清明之色而成混濁的狀態；愉快活潑的心靈滲入過多的思想和欲望，自亦不免要成為悲傷憂鬱的狀態：這是必然之理！

我希望你把心歸到一個目標上，不要東思西想，這樣，心就會安定下來。思想過多，祇有攪亂自己的腦筋，與學問事業不但無所裨益，反有莫大的障礙！你是一個聰明的人，前途是無可限量的，應該珍惜時間，珍惜精神，珍惜生命，立定一個目標，以全部時間，精神和生命，向著這一個目標努力前進！

你是一個虔誠的佛教信徒，佛教是無上智慧和無盡悲心的開示，如何開發智慧以上求佛道，如何擴展悲心以下化衆生，這是你——以及一切佛教徒所不能一刻或忘的。我們真是「任重而道遠」，那裡有閒工夫去想許多無謂的事情呢？

爲官發財這一個觀念，一般稍有理性和大志的人尚且不屑有，何況我們以上求佛道下化衆生爲職志的佛教徒呢？如何充實自己德智，以表現佛教積極救世的精神，去爲社會、國家乃至全人類謀福利，這才是我們應有的抱負，這才是我們努力的正確目標。

你說你感覺得現實世界太不自由，太不如意，一切都不能滿人所欲，一點樂趣也沒有，因此使你

感到悲觀！你同情楊朱說的，人生一奚爲哉？爲美厚爾！爲馨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馨色亦不可常斷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追追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爾傾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繫梏，何以異哉？」的話，你認爲這些話已將人生不自由的苦痛充分說明出來了。同時你又羨慕楊朱所說的太古之人的生活，能從心而動，從性而游，不違自然所好，不逆萬物所好。我真想不到，像你這麼一個聰明樂觀的青年，竟也會被楊朱極端悲觀的思想所薰染，這種悲觀的思想實在太不合理，我望你趕快用佛教智慧的光把這種迷昧的思想照破，而努力走上人生的正道！

我們要知道：太古之人的生活只能行於太古的時代，不能行於今日的時代。太古的人是飲血茹毛，穴居而野處，我們難道也學他不成？太古之時文化未發達，人類的動物性較強，現在的人爲強，而是非之心又甚暗昧，其生活雖可隨心而動，從性而游，較現在人爲自由，然而那是近於山林中野獸的自由，離人性尚遠，非人所應有的生活。若以今日生活在高度的文化之中而人性又得有充分發達的我們，反而去羨慕它，那無異以大人之身而羨慕小孩之能隨心而動，欲哭就哭，欲笑就笑，欲爭就爭，欲打就打的一樣。這是不合乎自然進化之道的觀念，是決不能成的！設使可能，則將降人類高尚之身而與禽獸爲伍，這又大違人類向上的本能——人性。

又，太古時代的人類生活並不見得是完美的，若是完美的則人類必求安於那種狀態，何至於競競營營以求進步，以求改善生活，而演進成今日的狀態？同時，我們羨慕他那種野獸式的自由生活，若太古之人有知，又安知他不羨慕我們今日的高尚

生活？楊朱所以謂太古人類之生活，是由於他不滿當時現實，憤恨當時社會所致。大凡情有所激，理論自成邪謬，望你醒覺，不要被他所染，而自墮於邪網之中，徒慕那野獸式的自由生活！

你說世間一切都不能滿人所欲，故人生沒有一點樂趣，但你要曉得：「一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一要求世間一切都能滿我所欲，那是決不可可能的。故欲求滿足之道，當從克制自己過多的欲望做起。我們能把多分欲望克制了，那就會覺得世間上可以給我們滿足的事物太多了，佛教所以教我們要離欲，原因即是在此。

世間上何者是樂，何者是苦，是沒有標準的，皆隨人之欲而異：貪生者以得壽爲最樂，矜貴者以得名爲最樂；好勢者以失位爲最苦，貪富者以失貨爲最苦。貪豐屋美服，厚味姣色者，以得之爲最樂，以失之爲最苦。這些苦樂的感覺，皆由所欲的得失而起。苟能無欲，則苦樂皆離，而心即可歸於寧靜安和，這才是人生最上的快樂，最大的幸福！我們雖不能遠此地步，但至少要求做到「少欲知足」，這樣，才不至使自已的身心陷入於憂苦和悲觀的深淵中。我會從深思中發覺佛陀教人「少欲」及「離欲」，實是令人進入寧靜幸福世界的最上妙門！

或者你看到這裡要發生這樣的疑問：一個人如果把欲望減到最少，一切美好的東西都不去享受，那不是太苦了嗎？我說不然，我對此曾有兩點小警喻：我們身上有癢的時候，我們用手抓他則感到快樂；若身上無癢，也用手抓他，我們不但沒有樂感，反而覺得不舒服。又如如癮癮的人你給他煙抽，他則覺得快感，若把煙給不會抽煙的人抽，則他反而覺得刺刺辣辣得難過。這就是說明人有一種物欲，才會有得到那一種物時的快樂，否則，即使是以美好的東西給他，他也都不會感到有什麼快樂的，甚至可能還會感到痛苦。

所以說的人生的不自由和痛苦，乃由於有欲而不能隨欲而動，有欲而不能獲得滿足所致。苟能少欲，則決不至以防止人欲泛濫的刑賞名法爲不自由，爲禁人求樂致人苦痛的東西，而予以痛苦。故你欲求去苦致樂，當向克制自心欲望中求，這才是最根本、最穩當的辦法！

## 「到菩薩面前去」

程觀心

孩子們坐在走廊的地板上，有的在塗鴉，有的在剪紙，有的在讀書。這是難得的景象；維持好一歇的工夫了，靜靜的，大家相安無事。小風倚着窗，看一本兒童樂園，大約是注意力集中得太久，她先抬起頭來，將書扔在一邊：「我真想吃東西，嘴裡淡得很，誰替我上街買？」

「好，要跑路費！」老三接了腔。

「我要買的東西多呢；一塊麵包，兩個泡糖，一塊錢的話梅，再買一塊錢的一口酥，給你一塊錢跑路費，好不好？」

老三叫了起來：「浪費浪費！買這好多？」

「我有錢呀！過年的錢存在媽媽身上，我不算，我還留了五塊錢，可以大吃一頓。」

老二提議：「楓，！不要，你請三陽買點榨菜，豆腐皮，我會燒出很好吃的湯來，請大家吃。」

「我才不要吃湯呢。」她撇着小嘴，邊說邊跑進房來，翻她的抽屜。

「哇！五塊錢不見了，……我知

道，一定是寶寶偷的，不是他，就是

双双。」

「我偷的？你輕賴人！」双双一面

面吼，一面跳起腳。

「那麼就是寶寶！」楓肯定的說。

「你不要亂說，我要揍人的啊！」

「那麼，大家到菩薩面前去！」

三陽提出了解決的辦法。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大凡遇到弄壞了玩具，或是不見了東西，大家都不肯承認的時候

，他們總是主張到佛菩薩面前去發誓。其實，並未過一次，當真去發過誓的。因為當事人，自己心裏有數。他們的見解，雖然對佛菩薩看不見，佛菩薩到底沒有勇氣說謊，虛假使他們變得愉快。與其說他們敬畏佛菩薩，到不如說是敬畏自己的良心。所以不管他們嘴上如何的強辯，只要看誰反對去發誓，就偵察到誰是犯了錯的。

「哼，你們是吃牛肉乾的人，菩薩才不高興與你們哩！」

「啊！菩薩你？你多好啊！錢不見了，賴人家偷的，死了要下地獄！」

「老二，手刮着鼻子，羞她。」

「我單說，就是你偷的！」

「老二，手刮着鼻子，羞她。」

「我單說，就是你偷的！」

「老二，手刮着鼻子，羞她。」

「我單說，就是你偷的！」

「老二，手刮着鼻子，羞她。」

「我單說，就是你偷的！」

「老二，手刮着鼻子，羞她。」

「我單說，就是你偷的！」

「老二，手刮着鼻子，羞她。」

「我單說，就是你偷的！」

「老二，手刮着鼻子，羞她。」

## 臺北市十普寺春季傳戒通告

一、本寺為弘傳佛法，建立佛陀戒幢起見，擬於本年春季舉行傳戒一次，依據中國佛教會傳戒規則業經報請佛教會呈奉內政部二月十七日內民字第六三四月七號，臺灣省政府二月十四日府民字第八〇三六號，臺北市政府二月四日民社字第三九四四號各通知批准在案。

二、本期戒師：白聖大律師為得戒，太滄老和尚為羯磨，道源老法師為教授（三師）妙法老和尚，慧雲大律師，道安大律師，如淨老和尚，開照老和尚，戒宗大律師，懺雲大律師等為尊證（七證）。

三、戒中所講戒本：毘尼日用，沙彌律儀，四分比丘律，四分比丘尼律，梵網菩薩戒本（上為出家二衆）；居士戒本，居士菩薩戒本（上為在家二衆）。

四、所有戒本，均由本寺供給。一、開戒日期：出家二衆定於農曆三月初二日起至閏三月十一日止（計三十二天）在家二衆定於農曆三月初二日起至閏三月十一日（計七天）

五、地址：臺北市南昌路二段一四〇號（臺北車站前乘市區一號公共汽車到同安街下車，前行數十步即是，（若由車站坐三輪車約需三元）

六、注意事項：

一、受比丘（尼）戒者，戒金三百元，自備七衣及臥具各乙件（能備祖五二衣者更佳）。

二、受居士戒者，戒金一百元，自備縵衣（中間不分條格）及臥具各一件（無縵衣亦可）。

三、凡受戒者須自帶棉襪換洗衫褲及日常用品，於開戒前一日來寺報到。

四、登記日期：自即日起至開戒前三日止，本寺備有登記表，函索即寄。所填之表務希隨即寄到臺北市南昌路二段一四〇號十普寺法務處，以便登記列冊，報請上級教會核備。

臺北市十普寺法務處啓

# 愛護動物

赫胥黎 著 木訥 譯

前幾年，一個被放逐西伯利亞的波蘭人，在經過一個村鎮時，忽然聽到一陣淒厲的慘嗥聲，從村外的一處人家傳來。這個波蘭人急忙趕到那裡，才看見一個農家小孩，正在拷打一隻狗，不禁大吃一驚。他發現這隻狗已被傷害得奄奄一息了。於是就飛快的跑上去，把狗從小孩的慘打下，救了出來。那小孩見有人干預他，就大聲喊叫求救。跑來他的父親，知道這有人敢干涉他的兒子，也憤怒異常：「這是他的狗！」孩子的父親說：「他高興與怎樣打牠！最後，在十分不愉快的吵鬧中，這波蘭人給了小孩幾個錢，哄他不要吵，才逃了出來。你也許會大叫：「這簡直是一對無性的傢伙！」真的！這兩個傢伙實在不配稱「人」的名目。只有野蠻的人，為了本身身野蠻，才會那樣愚蠢地，把痛苦施加於衆生；或是無理性地將自己未經教導的小孩及蠻夷野人，殘忍於未經教導的小孩及蠻夷野人，殘忍就是他們的天然性，文明人值得驕傲的，就是停止殘忍，並學習怎樣做人了。群居本是人類的天性。人們必須互相了解着去重視那些社會生活美滿而幸福的因素。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人，就是同情心——即人性。如果一個人沒有同情心，我們就叫他「殘忍」的人，他根本就不算人。假如是富於同情心的，那便是「慈悲」(humane)的人了。因此，人之所以爲人，就在是否能夠推己及人，進而至有情

衆生(All living things)的行爲表現上了。所以，你大概對於動物加以殘虐，你大概不會和善而有禮的對待牠們。如果你對動物殘虐了。古人說得好：「唯善者能兼善其獸！」慈善的人，是不虐待牠們而生的生物的！因爲牠們，也能使我們寵愛的物類乃至養牠們，因而換取牠們的愛；以至去觀察一切動物的生活形態，進而去牠們打交道的，這是多麼愉快的事！況且牠們會更有用！所以，不論從那方面說，從正義方面；從愉快方面和興趣方面；從利益方面——善待動物是要好些！不過，善待動物，並不是說一點也不叫牠們吃苦。人們有時也要被訓練得「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所以讓那些狗或馬爲了服從我們，叫牠們吃苦頭，也是需要的。尤其在外科手術上，人們也在忍受着治療創痛及疾病的痛苦，那末，強制牠們也去就醫，是不算虐待的。有時，爲了國家，我們將最英勇的戰士，送出去面臨痛苦、疾病和死亡的危險。所以我們也可以使馬來分擔這戰爭的危險，同樣，我們也不能猶疑的要除去那些危險動物：如狼、虎、毒蛇等以及一切危害人類的東西。但是用殘酷的方法毀滅牠們，則僅僅是表示我們無意義的粗野而已。如果說這類動物，應當對牠殘酷，則因爲牠們殘酷的原故，則是不可原諒的說，牠們不是真的殘酷，牠們所以說要撕殺其他的動物，不是出發於不仁愛，而是爲了求生存！

嘉義第一肺病療養院學佛同人幕建克難佛堂啓  
也跳，開叫，脫名一經，前臨則之我已與千千沾未，經陳可嘉是瀚以能臥而時暨入元收良于並初  
善，嘔噁苦不一，切，：來終幸病輩，嗟元元法來我，地惜惠則，潛常，尤或諸佛裝多病代法  
歟淚死之，勝。如衆念：接亦竊甚苦，惟，外之化之輩收，！于諸大移獲莫實已上門置機。苦呼聲，敬  
！落後下懷悲我是生諸是引有思矣軍會徒，儲。病院住音建同吾法有獸大非實！善者，一歲中籲，啓者  
縱落爲，慘痛輩等，薩諸，百地人執祈呼不，然患期寬難等者與洋，，諸與每識。雖悲悲與收嘉蒙法暗助贈佛  
鐵下念忱不，住輩臨名管令千藏！千求荷足除嘉估志，，與堂有不上嘆苦開然云云所時聽義我雨助贈佛  
石，地目樂至院，命號萬落鬼經，慨戈海荷之嘉估志，，與堂有不上嘆苦開然云云所時聽義我雨助贈佛  
心豈藏驚一於數除終，，惡神有，資衛外左，諸約亦精恭所於付人見識，難門及學時佛私，廣元捐浴千刊，自去  
關非經心，病年無時令當道，云，人時，甚重，間，亡須，變：目之，每至同目罪得者設何作「擊將不遇垂志死：死，一諸，本母善  
擊將不遇垂志死：死，一諸，本母善等，知喪心重叫一亡尋佛思轉造眷之慘其悻同嘆眠相即著題讀惡屬人  
況言悻悻，中繼解薩。第者，，事餘體不仰助萬，，之佛院豈望感法陶若住願！法惠五元獲我冊承，東

之，盡餘本中見處誘物博多上教尤多學近人五登囊，力右，之途嘉，途懺。歷，，  
光聚各，刊與拙所。質大，亦堂多，佛七患，號正如，覺樂本乏，北，力，惠尙。然斯視亦  
也。沙力明深一吾而，唯誘精信亦不，該具者百肺，按正如，岸助佛，苦望歲量，國使當況獲何界如能  
不，知表角憐感與學人深佛無時牧原院見，人病：覺蒙，不願薩可堪國暮，家佛生大解能，歸無  
難不佛同，通慚基佛者，之足予師以患佛已。者：嘉圖惠，不願薩可堪國暮，家佛生大解能，歸無  
成須門情懇信惶督者可絕患怪病輩基者學有年之義書助佛嘉勝此心奈憐山矣，河！病，苦  
編者，強用。代已此對日，腐醫者勤徒信傳數因養一李灝子聯領早，！欲，病，苦  
者，錢刊屢該照漸淺數以於早基之十閱醫正嘉何動虔視作惟期已苦  
其以之募言院之加堅之十人溫傳於督教人佛院病平義觀第禮厥慈有自成倍  
有集處捐之學下多定教人暖教院者力，教：療居市然一之成航呼他廣切，鄉  
成敗甚，！者未苦仰，深信於有佛仰物壯者漸發病爲。六啓養，善心願彌  
亦以，展茲之免無不與信仰物壯者漸發病爲。六啓養，善心願彌  
佛成但，閱特患相修爲專佛仰物壯者漸發病爲。六啓養，善心願彌  
教表各之借友形學利以教者質麗爲

獵師得度

正在失望，喪胆和疲乏之中的獵師，見到這樣情形，心中不禁氣惱萬分！即時拿起腰間的弓箭，就要一箭射死僧侶，僧侶急急的喊道：

「獵師！暫止，暫止。你如果要射我，不要射我別處，請正射我的肚子。」

說完，便開衣露腹，待獵師射。獵師聽到這樣奇怪的話，不覺一怔！於是放下手中的弓箭，前來問僧侶道：

「僧侶！人生在世誰不貪生怕死，你爲什處即自願要我射你的肚子呢？」

信侶答：「獵師，我因為這肚子要食，竟不避任何的危險，來向你乞化，所以我要你射它。」

獵師聞此警語，豁然大悟！自己想：我也與道人相同，也是因為此肚子而甘冒虎狼豺豹的危險，啊！人爲名死，人爲食亡，原來就是如此。再想：人命無常，良機不再，於是由不知覺間屈膝跪在僧侶的面前，懇切的要求僧侶開導。弘法爲家務利生是事業的僧侶，也就簡略而明顯的說了三途的苦果與貪瞋癡的苦因的道理。從

此，獵師自知獵獸罪重，永持五戒，發菩提心。

敬重大乘的仙豫王

大地雖然仁慈渾厚，可以運載萬物；但，大地却永遠不能成為純美的一片，因為大地沒有選擇力了。所以，必須以人的智慧與思想，來補大地的缺陷，使大地才有完全真善的希望。在要達到真善以前，這智慧，這思想，是絕對絕對的必要！

古印度，曾有一位名為仙豫的國王，秉性非常的良善！知見非常的正確！對於貧窮孤苦的民衆，恆寄予極同情的關切；對於思想文化，極其愛護！尤其敬重大乘經典。

但是，處於一切富有的國土中，却獨缺寶貴的佛教，全國連一位僧侶也沒有，在極需要佛教的他，予不得已的情形下，祇好請一位婆羅門來教了。但，這並非說智慧的仙豫王已經信仰了外教，而是外教的婆羅門日受仙豫王的督促，首先在著研究方等經典。在仙豫王的心理，是希冀終有一天婆羅門會變為大乘佛教的努力者的奇蹟出現。

春天花兒開，秋天果實熟，一年一度一度的過去了，這位婆羅門受仙豫王的供養，不覺已是十二個年頭了；可是，這位婆羅門一直沒有在國王面前提起過一句佛教的話，而國王從來也沒有怎樣問他，祇是心裡暗暗地在著等待。

「師傅！你修道閱經已這樣多年了，不知有沒有發一點成佛的志願？」

或是一點關於方等經典的理解？」  
婆羅門聽到國王這樣的問，不禁  
一陣哈哈的狂笑，滿不在乎的答國王  
道：

「大王！什麼是成佛的志願？什麼是方等經的理解？我告訴你：所謂佛者也，大乘法者也，都是空無沒有呀！你為什麼要人同於虛無？大王！那些全是騙人的一套啊！」

說完又是幾陣的狂笑。

這時，有智慧的國王，深解大乘真理的國王，面臨這樣誘佛法的瘋狂者——雖然曾經十二年的敬奉；實在太無法容忍了，於是毫不猶疑的拔起腰邊的寶劍，將婆羅門揮成了兩段。

國王個人雖犯了殺業，但，爲着保護一切衆生的慧命，爲着永斷罪孽的源頭，相反的還有大功德力，所以，他不墮地獄。(出大涅槃經十一卷)。

這也就是渾厚仁慈的真理大地，需要人的智慧與思想的衛護。

茲承  
(恕不稱呼)

[illegible]

(上接第二十三頁)

和平，安定人心，維持社會秩序唯有佛教。表示一致的信任。七點半開始對蓮友講了半小時話，說明信佛教的人，不僅表現在儀式上崇拜，應追求佛法的真理。九點後，我們連夜參觀近在新建中的，高雄佛教堂及荖荖佈教所。

在荅雅佈教所接受該所茶水招待，作了五分鐘講話，因為距離開車前三分鐘，我們才抵站，可謂時間迫急到了極點了。並承煮雲法師潘議員，鄭納德居士陪我們到高雄，一直送我們到車廂裏，才回鳳山，這種熱情，使我們感激不已！

我們在南普陀寺開辦其他地方南佛教信眾熱情，還要開其他不可多得的。這也是煮雲法師幾年來苦心教化的結果。在鳳山又會見慧覺法師，他要我們到臺南講三天，在我們旅程上嘉義，臺中，新竹都在計劃中，應為六週年人生紀念刊摩迦急待而去，竟有的也下不了。我們急待

達臺北站，共化了十三天時間，完成環島的旅行。

後，我們要剝別感謝各埠道友們招待，我們爲了時間約束未能多謝，多盡佛教的責任，殊感甚深的遺憾，同伴中張若虛居士，沿途多謝他的照顧，並且化費了他許多影片，使我們在旅程上增加了不少的興趣及留下了不少紀念，我十分感謝他的。

代收高旻寺僧糧代金

鳴謝

# 環島之行(續完)

東 初

## 六、關公獨霸玉里鎮

花蓮縣支會，在玉里鎮設立區佛教會，由吳萬子，張沐蘭二居士分任正副會長。他們很熱心宣傳佛教。我們到花蓮後，縣支會吳秘書一定要我們到花蓮途中，在玉里停留兩日宣講佛法。我們接受他的勸說先赴玉里，那知赴玉里的一天，火車抵玉里，滿天大雨。我們感謝他們在大雨傾盆下，歡迎我們，人人身上都是雨滴滴的，鄉鎮交通車輛不多，只有分批的送回。接着又是颶風，我們因住在華山寺，不能出去傳教，這樣連續住了三天。每天只是在寺內講講，因為這裡佛教會為要培養教徒，特地由花蓮請來一位普欣師，每日集合青年信眾二三十名，在寺內教習唱念。每日晚上倒也四五十人參加，普欣師也到過國內，聽過圓瑛法師講楞嚴經，他的唱念不錯，十五六歲的小姑娘敲打法器都很有法，吳張二居士很想請一法師常住在玉里教化他們，訓練一班傳教的人員，後與星雲法師商量結果，約定今春派十位青年到宜蘭學習傳教的方法，假使這個計劃能實現，這玉里的佛教，更有希望了。

花蓮臺東間，主要的鎮市，要算玉里了。玉里至花蓮臺東各距一半路程，花蓮鐵路必經的地段。玉里屬花

蓮縣境，是花蓮主要的產米地區。花蓮的食米大都仰賴玉里。要以地形而論，玉里比花蓮臺東安靜。因為花蓮臺東都臨近海濱，容易受颱風侵襲。臺東的風沙，花蓮的地震，幾乎每日都有，這是最大的威脅。玉里位居心腹平地，東西都有高山屏障，既沒有臺東的風沙，也沒有像花蓮那樣大的地震，所以玉里要算得比較犯厚的地區了。氣候平和，商業發達，因此，人多喜愛玉里！

玉里是個鄉鎮的中心，玉里的人，十之八九是信仰佛教的，這裡一共有兩個佛廟，還有一個關帝廟。照理說：關公於玉里山依智者大師後，發心為伽藍，護持佛法，關帝廟也應屬於佛教的寺廟。但玉里人民把關帝廟當為一般神廟看待，所以玉里人民信仰關帝比信仰佛菩薩還要普遍得多，猶如北港地區人民信仰媽祖一樣。這也是一個地方民風習慣的不同罷了。兩年前因大地震，關帝廟倒了，去年玉里人民一共化了三十多萬建了一座新關帝廟，玉里的人民大小事件，都要請求關公指示，關公忠君愛國義氣的精神，在玉里人民心理上留有崇高的敬仰。

才把它勉強修復了，但要與關帝廟一比較，那未免相形見拙了。難道佛菩薩的靈光不及關公嗎？這該歸於佛教宣傳不夠，同時一般人民傳統的觀念；都是敬仰神的。殺牲敬神，一面表示對神的恭敬，一面家庭老小也藉敬神的機會共同娛樂聚餐一頓，民情風俗是如此，實難理解。本省人民三一小拜，五天一大拜，你問他為什麼？也都說不出道理來。雖然在殺牲浪費上說，我們是不同情的，然在團結民情，安撫人心，形成一種統一民族的心理，我是讚成的。信神是信佛的初步，所以信佛的人雖不信神，也不應反對人信神，因為信神畢竟有助於佛教的推進。由信神而進步到信佛容易，要連神教也不信仰，要勸他信仰佛教那更困難了。所以佛教徒不應隨聲附和反對拜拜。

## 七、涉河扶過奈何橋

我們被颱風圍困在玉里，整整的三日，我們每日只有靜坐念佛。因為時間的限制，我們不得不趕奔前程。但玉里到臺東，只有一條鐵路維持南北交通，沒有汽車。但從玉里至臺東的中間，鐵道有好幾段被山水沖壞。鐵路僅能從玉里到東竹，由東竹到池上一段路，要捨車步行，計算有廿幾公里，於是我們決定行程，準備步行。我們早晨四點動身，離開可紀念的玉里到東竹。捨車步行，經過步行三小時半，才到了池上，沿途路程，有的

地方有橋無路，有的地方河道橫斷，沒有橋樑，只有涉水而過。在富里的路段，最值得紀念的，鐵路下泥土被山水沖了，只剩鐵軌，我們沿鐵軌而走，走到一座特別長的鐵道橋樑，至少要走十分鐘。護橋樑柱都被大水沖壞了，橋樑東搖西擺如同懸絲一般，橋下面是數十丈的河道，山水滔滔在流，如萬馬奔騰的洶湧，我仗着兩個青年人扶夾度過這座奈何橋，心胆俱裂，這樣險地平生沒有經驗過。我們同行中玉里中學的學生，他們如履平地一樣，真佩服他們胆大。我要是沒有人扶夾度過，恐怕一輩子也不能度過。過了一關，又有一關，真同關公過五關一樣。這一道關，是一條幾十丈寬的河道，深淺莫測，無路可通過，逼得非涉水而過不可。經過半小時地寸步難行而行，才渡過了這條河。這要算我們旅行中最驚心的一幕。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玉里中學學生，呂通地，李明芳，林隨括，陳添木，呂秘信，溫東光幾位青年朋友。他們與我們結伴到池上，沿途照應我們，替我們帶東西，真是富有助人的精神，這樣的青年。該為青年中範模，我是永遠的感謝他們的。

## 八、佛教寺廟改教堂

我們一行到了臺東，下榻在海山寺，吳修然師是海山寺住持，雖然双目失明，但他的心地仍然是閃閃灼灼的光明。他對臺東佛教也有許多計劃，

只惜他自己失明後，許多事沒有人協助，二年前地震震倒的大殿，現在已經恢復了，比從前格外莊嚴偉大，並且計劃再建講堂，他希望西部法師常到東部傳教，他的一顆心真是如火一樣熱。

佛教會有一位居士也是熱心，因為他們一直在忙為我們佈教的事，我也就沒有時間與他多談話。我們晚上在大殿上佈教，聽眾男女老幼，有四五百人，我講了半小時的「自由，平等，真理」的道理喚醒聽眾認識佛教，不是迷信的崇拜，是代表人類自由平等真理的象徵。星雲法師繼續放映幻燈，大家都感到興趣，可見電化教育，最能吸引人，今後佛教要特別注意聽眾興趣，電化佛教該為第一着。大家都要留我們多住幾日，只是我們時間有限，約明春再來。

海山寺新建大殿，要算東部佛教最大的，臺東市區有座日寺，屬淨土宗，規模很大，光復後，原為修然師接收。並經縣政府批准，修然師再加整理，煥然一新。前任臺東縣長，是位基督教徒，就運用職權強迫修然師把日寺讓給基督教徒，現改為教堂。當時修然師迫於縣長權威，無法抵抗，只得聽其處理，呈報省佛教分會，又無適當的效果，一座莊嚴佛教寺廟改為教堂，該為全省佛教徒的恥辱！尤其為主持全省教會人的恥辱，修然師說到這裡，萬分的慨歎！

臺灣日本的寺廟，不僅臺東如此

，就全省日人寺廟，至今未有合理的處理。最近內政部才批准了幾所日人寺廟發還給佛教會，能否如期交還，還看我們政府守法精神如何？發還以後，沒有合理的管理，仍然不能發生有益於教於人的作用。在這裡我要特別請省分會就臺東日寺改為教堂的事，要提出有效辦法出來，請臺東縣政府發還給臺東佛教會。

從整個東部佛教情形來說：第一要開發，需要佈教的人才，第二威脅佛教的，就是異教，到處是十字架，時時向佛教進攻。假使我們再不注的話，爭取信眾，不消十年二十年，整個東部都成為異教的天下。希望負責省佛教分會及臺東花蓮縣支會的人員，要趕緊籌組佈教團，要深入鄉村山裏，我們不能僅注重熱鬧都市信眾，現在廣大鄉村老百姓沉沒無知邪見苦海中，希望有智慧的法師，要發大願心到東部去，未來的東部是有無限的前途，整個臺灣的希望，都寄託在東部的開發。

### 九、南部風光醉遊人

臺東的風沙最出名的，却巧我們在雨後到臺東，一點風沙也沒看見，大家都說我們有運氣。在臺東停留一日，第二日乘高東公路到高雄，經過七小時汽車到屏東。臺東到高雄的交通，比花蓮到蘇澳便利，高東的東路也沒有蘇花公路那樣的驚險。高公路要比蘇花公路安全得多了，蘇花公路

人走過了，都不願再走。高東公路雖然也有穿山越嶺形勢，然森林滿目，太平洋的形勢如同鍋底一般，遠不見天邊，人不到太平洋，怎麼能知道自己的渺小呢？

南臺灣的風光，特別在嚴寒的冬天，溫暖的人氣候，美麗的田野，久居北部的每逢冬天都要到南部去遊覽。屏東，高雄雖屬舊遊之地，雲雲法師主持的佛教蓮社，尚屬首次觀光。屏東東山寺，是南部佛教寺廟住眾最多的道場，主持圓融師，有女中丈夫之稱。屏東念佛團，每週有五六百人參加，該寺常住四五十人，秩序謹嚴，威儀嚴整，要算臺灣模範寺院，我們在該寺休息一夜，晚上請我們講話。會性師講話，經過一小時講話。繼之星雲法師報告環島佈教的經過，青年人說話活潑，善於機巧，大家聽了都很起勁。圓融師說：聽了它的講話，如同跟隨法師環遊東部一次，第二日圓融又請我們到屏東監獄佈教。最苦的就是失去自由的犯人，他們精神上最感覺得苦悶的，不要說對他們佈教，就是看他們一次，他們精神上心理上就喜歡得不得了，何況對他們施以精神食糧呢？我們在微雨紛紛中赴監獄，接受該獄的招待。然後我與星雲對他們講了兩小時話，最後與典獄長合影留念。

還值得一說的，就是圓融師，他對該獄的很熟悉，常常請法師居士進去佈教，在我們對犯人講話的前後，

他都加以介紹說明，頗為熱心。本省尼衆中能對廣場大眾講話，暢所欲言，實不多見，尤為尼中的領袖！

### 十、鳳山蓮社新道場

南部佛教的寺廟，特別是高雄鳳山一帶很少。佛教寺廟，要以中北部最多。鳳山蓮社，是南部新建的道場，主持人雲雲法師，他與摩迦慈同在焦山佛學院讀過書。我們既然到了屏東，不得不到鳳山看他，他這幾年來也是人生雜誌社關係人。青年人喜歡活動熱鬧，聽說他們每逢集會，或歡迎大德，都要奏樂歡迎。我是閑人，又不是名人，所以不喜歡這樣的佈張。在我們臨去鳳山去一小時，才由一位居士告訴他，深恐他不在社裏。那知我們到了鳳山，板門大的歡迎標語已擺在門前，音樂隊不斷在奏，他們正在打電話，探聽我們什麼時候來，那知我們已在人不到中到了蓮社，蓮社許多居士也都到了。互相請問，歡喜一堂。因為我們晚車就要北返，這使雲雲法師很掃興，他希望我們在鳳山多住幾日，那知我們環島時間太久，同伴中張若虛居士摩迦都有要事急待處理，使他無法挽留。

午後六點鐘參加李朝助居士宴會，李居士是鳳山鎮富有正義感最熱心公益事業的人物，也是蓮社的主要護法者之一。晚飯後，我們大家隨便談了許多有關佛教文化與地方慈善及政治上問題。最後對決定人類世界永遠



# 釋迦牟尼佛傳

摩訶

## 二六 釋尊在竹林精舍的教化

頻婆娑羅王把佛陀迎接在王宮中，得到無上的法樂，他心中老是想著不知如何報答佛陀才好。

忽然，王舍城內的迦蘭陀竹林浮現在他的腦內，那竹林之中，寂靜幽深，很有園林的幽美，他想就在那竹林中建築一座精舍贈送給佛陀，佛陀一定也很歡喜。有一天他向佛陀說道：

「佛陀！世間究竟的真理，從佛陀大覺海中流出，我每聽佛陀說法以後，內心總很清涼。記得在十年前，當佛陀路過我國的時候，我就看出佛陀不是一位平凡的人物。後來我知道佛陀在伽耶山修習苦行六年，我終日在盼望著佛陀得到正覺以後，就來向我說教，現在能滿足我的宿願，我真不知如何形容我內心無限的歡喜。現在，我看到佛陀像是厭倦我的王宮，又要遠遊的樣子，我真焦急得快要張皇失措，我不知如何才能挽留住佛陀，以便我們這些凡愚的人常能親近座前，聽聞正法。佛陀已經知道迦蘭陀竹林是一個清淨幽美的地方，我想在那裡建一座精舍，供養給佛陀長期的安住和說法。這是我的誠意，我帶著滿腔殷情的熱望，願佛陀能够慈悲接受。」

「你就開委與工吧！我很歡喜的

接受」。佛陀慈悲的答覆。

頻婆娑羅王當即傳下勅命，命令臣下迅速的在迦蘭陀竹林為佛陀建築一座精舍。

精舍不久完成，計分十六大院，每院六十房，更有五百樓閣，七十二講堂，頻婆娑羅王親迎佛陀及諸弟子住精舍之內。佛陀真很高興。他說：

「布施是去除貪欲的，忍辱是壓止瞋怒的，作善是遠離愚癡的，這三者是進入涅槃之門。」

說到布施，不一定是財寶，見到別人布施，心亦隨喜，將來所得的果報，和布施的人相同。

佛陀講這話的時候，那佛陀的慈祥和霽之光，完全流露在面上。

有的是能够布施的人，那是因為他知道自己的不足，有的雖然知道而沒有力量去布施，可是只要他見到布施的人而心生歡喜，這也和布施相同，佛陀一樣的為他祝福。像這樣的事什麼人都可以做到，因此，接受佛陀的慈愛憐愍，是什麼人都可以的。佛陀是人間一個真正的宗教家，他什麼人都要救度的，不限於有金錢財富的人。

「看到他人布施心生歡喜，」佛陀指示的法語，足為千千萬萬年後的我們來深思和讚美！

佛陀帶領著一千餘名的弟子們，住在竹林精舍裏，他們都以佛陀為中

心，共同的過著漸漸形成的僧院生活。在佛陀此次還沒有到王舍城來以前，已有很多皈依佛陀的弟子，他們都奉佛陀的慈命弘化在各方，現在也都次第的歸來了。當他們走進竹林精舍，先看到那些衆多的佛陀的弟子，現在都是如兄如弟，他們每個人都非常驚喜。

佛陀也很歡喜他們的歸來，一一的和他們敘說別離之情，並詢問弘化的狀況。

佛陀接受頻婆娑羅王贈送的竹林精舍，在弘化的事業上，一方面得到不少的方便，一方面引起對佛陀嫉妬，反感，輕蔑的人也是自然有的。可是，在以慈悲包容一切的佛陀，仍然有著很多人從各方起來皈投到佛陀的懷抱。佛陀在這初期傳道的期中，得到竹林精舍是一件大事，但比這更大的事，還是要算得到兩位弟子，這兩位弟子一名舍利弗，一名目犍連。他們後來輔佐佛陀將正法教化人間，對佛陀教法的弘傳，其功勞將永為我們後人效法，景仰！

舍利弗，本來的名字叫做優波室沙，目犍連叫做拘律陀。他二人有著世間稀少的聰明和學問，起初是共依當時學術權威的闍闍耶為弟子，後來覺得不夠所學，和闍闍耶離開了。他二人也各有著一百人的弟子，這些

弟子也以爲除了自己的老師以外，再沒有人能在學問和道德上勝過老師了。因此在舍利弗和目犍連的心中，就傲然的以爲世界上沒有比他們再聰明的人。

有一天，舍利弗獨自的走在街中，逢到佛陀的弟子阿捨婆誓，看他出入在王舍城中乞食，他那威儀靜肅的風度，一看就知道他不是一位普通的修道人。舍利弗帶著一股好奇的心情，很有禮貌的詢問道：

「請問你這位修道人，你是住在什麼地方？什麼人是你的老師？你的老師向你們說些什麼？」

阿捨婆誓謙虛的答道：

「我住在竹林精舍，是釋迦生出的佛陀的弟子，我的老師是具有一切智慧的人天大導師，我的時間不久，還不能完全領受，所以我不能宣說老師的甚深微妙的法理，不過，我可以憑著我淺智所學的一二，大略的問答你一些。我的老師常說：『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又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阿捨婆誓這樣簡單的說了佛陀的兩句法語，聽在聰慧的婆羅門的舍利弗的耳中，像有一輪萬丈光芒的慧日，把他心中一切的疑雲驅散，其得到無上法樂的歡喜之情，自非筆墨可以



# 佛教要聞

## 台北

十普寺為臺北市有名道場之一，於卅八年由白聖法師接任住持後，經常講經說法，受感化者甚眾。現白聖法師接受各方要求，特發起於春季在該寺傳授三壇大戒，定農曆三月初十日開堂，後三月十一日圓滿，白聖法師為得戒和尚，太滄和尚為羯磨阿闍黎，道源法師為教授阿闍黎，其他尊證皆為著名大德長老。該寺位居臺北市中心，交通便利，將來必有一番空前盛況。

## 基隆

月眉山靈泉寺為本省佛教首刹，善慧老和尚開山，今年適逢善慧老和尚十週紀念，德融方丈特舉行春季傳戒，以資紀念，並恭請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章嘉活佛為得戒，焦山智光老法師為說戒，律宗第一山寶華山教授隆泉法師為開堂，定於閏三月初一日開堂，至四月初八日圓滿。傳戒一切作法，概本寶華山。該寺此次傳戒規模宏大，為從來所未有。末法時期善知識，章嘉活佛尤為難之難，各地未受戒青年，幸勿錯過此千載難逢之機會。並聞該寺於戒期中，又修葺陽關兩利水陸道場，祈禱世界和平，追薦陣亡將士，歡迎各界善信男女參加，追薦。

## 北投

法藏寺於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時，舉行追悼一江山成仁烈士，靈前特設鮮花供果，全寺僧眾虔誠誦經上供，東初法師拋

香默禱，唯願諸烈士英靈仗佛慈力往生極樂世界。

## 台中

臺中佛教蓮社，依照年例舉辦新年佛教講演大會，自農曆正月初六日起，至初十日止五天，每晚自七時起在該社大講堂開課，茲記其狀況如下：一、宣傳：初五日晚利用本社天樂隊提燈遊行街市散發傳單。二、市民表示：宣傳隊所經之處，市民多放鞭炮表示歡迎。三、講演：由該社青年班男青年當任主講，並由青年班員自譯。所講的計有：「學佛明因果」、「華族的根性是忠孝」等十題，分由汪玉建、胡遠志等十位居士擔任，初十日晚的最後一次講演，則由李炳南老居士講，他的講題是：「歸納前項九個題目」。四、特色：每晚由菩提樹社加放佛教故事彩色幻燈片，最後一天舉辦聽眾摸彩大會。五、聽眾：每晚聽眾超出五六百人，甚為擁擠，圓滿之日摸彩七百餘份，張張有獎，聽眾皆大歡喜。

## 宜蘭

澎湖廣慈法師，鳳山臺中朱雲居士，以及澎湖佛教梵音隊隊員，二月十日蒞宜，宜蘭念佛會百餘人在車站列隊歡迎。是晚開歡迎會，會中煮粥二法師開示外，在宜蘭念佛會歌詠隊歌唱佛曲，澎湖梵音隊歌唱佛讚，至九時皆大歡喜而散。十一日開座談會，交換佈道意見。晚間家庭普照，至朱心蓮蓮友家中訪問，有講說、唱歌、放映幻燈、勸其家庭佛化。十二日遊宜蘭風景勝地圓明寺，

晚間適逢輸入念佛會，到有蓮友四百餘人，講者，廣二法師開示後，即由朱居士放映臺中帶來之幻燈片，聽者觀者，得受法樂甚多。十三日全縣巡迴佈教，宣傳車裝飾非常美觀。經過新店、四結、礁溪、頭城、二結、羅東、冬山、蘇澳、南方澳等村鎮。每

到一村鎮，皆唱歌，誦解佛法，並分發宣傳品，是日分發宣傳品共數千份以上，信眾鳴放鞭炮，鼓掌歡迎。晚間在羅東佈教，節目全由宜蘭念佛會全體弘法隊員輪流擔任，演講、合唱、獨唱、做紙戲、放幻燈、聽眾七八百人，直至十一時方結束云。

##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傳戒啟事

本寺開山以來，歷代弘傳戒法，已經五次。茲逢開山善慧老和尚圓寂十週年紀念，特擇於農曆閏三月一日起至四月八日止，傳授三壇大戒，敦請

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章嘉活佛為得戒大師，智光老法師為說戒大師，南亭大律師東初大律師證運老和尚等尊宿擔任十師阿闍黎，並請寶華山教授隆泉法師為開堂，一切儀範概本華山，依法傳授，講授律儀。末法時期，善知識難遇，活佛尤為難中之難，凡我四眾弟子未受戒者，幸勿錯過此千載難逢之機會，發心求戒者，宜早日報名登記，以便編號付印戒錄，是所至盼。

靈泉寺住持德融謹啟

### 附受戒須知：

- 一、求戒報名日期：自農曆二月起至三月二十九日（在家戒至閏三月二十日）以前。
- 二、比丘比丘尼戒期三十八天，戒金壹百元（受在家菩薩戒亦同上）。
- 三、在家戒期七天，戒金壹百元（受在家菩薩戒亦同上）。
- 四、凡求戒者須備衣具：1比丘比丘尼備七衣，能備五衣，祖衣者更善。2優婆塞優婆夷備五衣，在家菩薩戒亦同。
- 五、凡求戒者自備日常用具：如被褥、面巾、牙刷等。
- 六、各項衣具無處辦得者，本寺聘有專家製用，每件約需費百元，製用者，一件先付款五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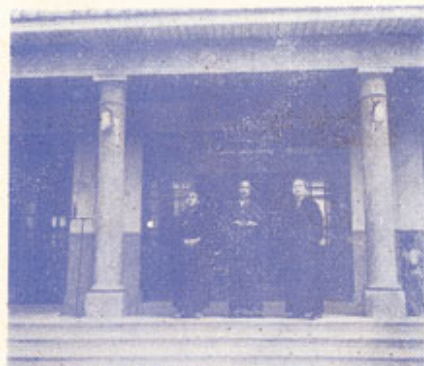
內政部登記證警內警台字第四五號  
臺灣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刊各地郵局「八二五五」眼號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



敬頌  
佛誕日  
于攝摩  
蓋立導  
合掌稽  
願學究  
三會龍  
華化大  
千主天

，士居大揚普謝之法佛心熱最中僑華泰族爲此  
友道泰旅與來年數，師大虛太依飯前戰抗於士居謝  
若，典經乘大印翻事專等士居詳旅摩，士居潤德林  
祖六，經師藥，經藏地，經摩維，經華法，經嚴華  
贈，種數十達等傷品行淨，品門普，經恩報，經壇  
順得法佛乘大；識認教佛國祖對胞僑強加，友道送  
當獻貢等士居謝則，家國化佛乘小亞南東於通流利  
塔師大於立肅日蓋佛勒彌於士居謝爲像此。大最爲  
首稽掌合，邊塔寶師導立肅；偶頌其觀，攝所前  
其，（千大化華龍會三，主悲慈率究學願，天中天  
。望願與誠虔的限無有懷師大對



影合師然修與東臺在（一）



影合等長獄典孫與獄監東昇在（二）



影合等師法雲薰與山鳳在（三）

# 人生

月刊

佛曆二五八一年三月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

社長：南  
發行人：東  
主編：心  
發行所：人生雜誌社  
臺灣新北投法藏寺  
悟初亭

國  
外  
分  
社  
一、香港分社  
主任：優  
地址：香港跑馬地安樂街三十  
六號  
二、菲律賓分社  
主任：瑞  
地址：No. 1074, NARRA  
STREET, MANILA  
三、南洋分社  
主任：妙  
地址：檳城極樂  
四、泰國分社  
主任：謝普  
地址：曼谷三聘城內福興宮斜  
對水龍頭巷66號

## 訂價

全年

本省臺幣 貳陸元  
海外菲幣 陸元  
港幣 拾貳元

本期零售臺幣二元五角